

與無限 契合



平和、力量與富足



拉爾夫·沃爾多·崔尼著

書名：《與無限契合》

作者：拉爾夫·沃爾多·特萊恩

版本：第二版（神秘學講堂）

日期：2026/05/25

僅作學習參考用途，不得販售

神秘學講堂：<https://www.occultschool.org>

序言

世間一切宗教，所有先知、聖賢、哲人、救世主的生命與教誨，乃至一切蘊藏真正偉力者的行跡，皆由同一道金線貫穿。他們所成就的，無不循法則而行；一人能為之事，眾人皆能為。

這道金線，也必將延展至今日紛繁世間每個人的生命之中。它將無能淬煉為力量，將軟弱與苦痛釀成豐沛的健康，將不安與痛楚化為徹底的平靜，將諸般匱乏轉為圓滿的富足。

人人都在構築自己的世界。我們在內在世界中構築，也同時牽引外在世界成形。思想，便是我們構築一切的力量；思想本身，即是力量。同類相生，同類相引。思想愈趨靈性，運作便愈精微，也愈是強大。這種靈性運作不僅合乎法則，更是人人皆能掌握。

萬物皆先在不可見之處孕生，爾後方顯現於可見之域。先成於意念，後現於現實；先在靈性層面奠基，後在物質層面成形。不可見之域是「起因」的界域，可見之域是「結果」的疆土。起因的性質，早已註定了後果的樣貌。

我願以淺白之言，指出那關於內在靈性與思想力量的偉大真理，及其背後的法則，使連孩童也能領會。我的目的，正是要將這些真理與法則闡明得簡潔清晰，讓每個人都能理解、接納，並融入日常，從而按自己的心意塑造生命的紋理。如此一來，人人都能切實塑造自己的生活；這並非空泛的猜測或理論，而是一種篤定的認知。

宇宙之中，貫穿著一道神聖的秩序。神之意志運行不息；它運行於人的意志之上，也潛藏於其下，更滲透在其中。與這神聖意志和諧共處，進

而與那更高的法則力量結盟，便能進入這美妙的秩序之鏈。這是一切成功的秘訣，足以開啟未知的財富，展現意想不到的力量。

——拉爾夫·沃爾多·特萊恩

第一章：前言

平和、力量與富足之圓滿

樂觀者是對的，悲觀者也是對的。二者相異，如光與暗，卻無所謂對錯。人的觀點各有其理，卻足以決定此人一生：究竟強健或軟弱，平靜或痛苦，成就或挫敗。

樂觀者眼界通明，能見萬物的正當關係；悲觀者目光侷促，僅得一隅。樂觀者受智慧啟迪，悲觀者為無知障蔽。

兩者皆從內在世界向外營造，憑各自目光決定成果。樂觀者憑藉深刻的智慧與洞察，不僅為自己建起天堂，也能協助旁人建起天堂。悲觀者受自身局限所囿，不僅造就自己的地獄，甚至也為全人類造出地獄。你我都帶有樂觀者或悲觀者的印記，無時不在構築自己的天堂或地獄。這份構築不只為己，也關乎周遭世人。

「天堂」一詞，意味和諧。「地獄」源自古英語“hell”，原指築牆以隔絕外界。「墮入地獄」，便是遭隔離、受封閉。如此說來，所謂和諧，必然要有某個對象，使人得以與之建立正當關係；因為正當關係即是和諧。同理，所謂「陷入地獄」，既是受束縛、被隔絕，便必有某種事物將其縛住、隔開。

第二章：宇宙至高真理

宇宙的核心真理，乃萬物所依的「無限生命與力量之靈」。它活化一切，在萬物中顯現，也透過萬物完滿體現。此乃自存的生命本原、萬物之源；過去一切由此生發，未來也不斷從中湧現。個體生命必來自生命的無窮源頭；愛之特質或力量，必源自愛的無限泉源；一切智慧，必歸於智慧的總根源。平和、力量乃至物質世界，亦復如是。

這「無限生命與力量之靈」即是萬物之源。它以亙古不變的偉大法則與力量，創造、運作、統御一切；這些法則瀰漫宇宙，自四方環繞著我們。日常生活的所有作為，皆受這些法則支配；花壇裏每一朵盛放的花，都依循不變的律則萌生、茁壯、綻放、凋零；天地間飛舞的每一片雪花，也都按照特定的法則成形、飄落、消融。

在某種意義上，浩瀚宇宙中別無他物，唯有法則。若此言不虛，宇宙背後必然存在某種力量，能制定這些法則，且此力量比法則更為宏大。這便是那「無限生命與力量之靈」，我稱之為「神」。你可稱其為仁慈之光、天意、超靈或全能者——名稱無妨，只要我們對核心真理的領會一致。

神即這「無限之靈」，以自身充滿整個宇宙。萬物出於祂，存於祂，無一在祂之外。我們確實在祂之內生活、行動、存續。祂是生命之源，亦是生命本體。我們的生命從祂而來，從來如此，也將永遠如此。我們分享神的生命，唯一區別在於：我們擁有個別的靈魂，而祂是無限靈，涵容我們與萬有。然而本質上，神的生命與人的生命並無不同，實為一體；其差異不在性質，而在程度。

古往今來，常有高度覺悟的靈魂相信：我們從神領受的生命，是以神聖流注的方式傳遞。也有人說，我們的生命與神的生命本為一體，因此神

與人實為一體。哪種說法正確？兩者皆然。若能正確理解，二者並無謬誤。

先論第一種：若神是萬物所依的「無限生命之靈」，是萬物之源，那麼顯而易見，我們這些個體化靈魂的生命，正是藉由這神聖流注，不斷從無限源頭湧來。再論第二種：若我們個體靈魂的生命直接源自「無限生命之靈」，並屬其一部分，那麼顯現於每人生命中的無限靈，其性質必與源頭毫無二致。正如取自大海的一滴水，其性質特徵，與它所出的汪洋並無不同。它又怎可能相異？然而，談到第二種說法時，有一點不可忽略：儘管神與人的生命在本質上毫無分別，神的生命卻遠超個人生命，且涵容一切萬有。換言之，就生命的性質而言，兩者相同；就生命的程度而言，則不然。由此觀之，兩種概念實為一體，可用同一喻例闡明。

假設山谷中有一座水庫，其水源來自山側另一座無盡無竭的水庫。山谷水庫承受山側更大水庫的流注；因此，就水的性質與特質而言，小水庫與大水庫並無二致。然而差異在於：山側水庫的水量遠勝山谷水庫，能為無數小水庫供水，依然綿綿不絕。

人的生命亦然。儘管我們在其他事上觀點各異，或許仍能同意：萬有背後確實存在著無限的生命之靈，它是萬有之生命，萬有皆源於此。因而，每個個體的生命——包括你我的生命——必是由這無限源頭的神聖流注而來。若此無誤，那麼流注於人類的生命，在本質上必與那無限生命之靈相同。唯一差異不在本質，而在程度。

倘若此點成立，是否便能依據人對神聖流注的敞開程度，推斷此人有多接近神？進而，再依據其接近神的程度，豈不可推斷此人承載了多少神的力量？若神的力量廣袤無限，豈不可說——人唯一的限制，正是人自身設下的限制，只因未能認清自己的真實本體？

第三章：人類生命至高真理

宇宙的核心真理，是那萬物所依、亦是萬物源頭的「無限生命之靈」。由此，我們不禁要問：人類生活的核心真理是什麼？從先前的推論來看，答案幾乎不言自明。

在你或我的生命裡，人類生活的核心真理，是有意識、活生生地體認到「與無限生命為一體」，並對神聖流注充分敞開。這是核心真理，因為一切皆涵攝其中，亦隨之而來。當我們有意識地體認自身與無限生命為一體，並對神聖流注敞開，便能在自己身上實現無限生活的性質與力量。

這意味著，我們認識了自己的真實本體，使生命與偉大的法則及力量諧和共存，並向偉大的靈感敞開。歷史上所有先知、聖賢皆是如此，因而成為偉大而強健的人。我們若能深刻體悟自身與這無限源頭的連結，高等力量便會透過我們作用、運行、顯現。

大多數人因無知而封閉神聖流注，阻礙高等力量透過自己彰顯；又或者，他們刻意關上大門，剝奪了生命本質理應承受的力量。反之，若能深切領悟真我與無限生活的一體性，對神聖流注充分敞開，也對這些高等力量、靈感與影響敞開，便能成為名副其實的「神-人」。

何謂「神-人」？此人雖具人身，卻能彰顯神力。這樣的人不受外物束縛；唯一的桎梏，只是自己設下的限制。

芸芸眾生，多因無知而自縛。他們不明白自己承繼著更宏大的生命，只過著侷促、萎縮、處處受挫的日子，從未認清真我的本質。

普通人尚未覺察，真我與神之生命實乃一體。人若因無知而不向神聖流注敞開，便無從成為無限力量顯現的管道。若僅自視為人，自然只活出人的格局，只擁有人之力；一旦領悟我們是「神-人」，便能活出「神-

人」的氣象，擁有「神-人」之力。從人到「神-人」，端看我們向神聖流注敞開到何種程度。

一位友人有一座蓮花池，是莊園裡的天然盆池。水源來自山麓蓄水池，經閘門調節，沿主渠道流入。這蓮池美得不似人間：晴夏時分，清透水面上舒展著朵朵蓮花；六月玫瑰與野花沿岸綻放；鳥雀來飲水、洗浴，啼聲朝暮婉轉；蜜蜂在遍野花間忙碌。近處有一片秀麗樹林，長滿野櫻、灌木與蕨類，從池邊向遠方綿延而去。

這位友人是人，也是「神-人」。他博愛世人，池邊不曾豎立「私人土地，禁止進入」或「擅入者究辦」的牌子。相反，他在一條穿過天然叢林、通往這片仙境的小徑盡頭，立了一面告示：「蓮池歡迎所有人」。人人都愛他。怎能不愛？他如此愛世人，認為自己所有，也應與世人共有。

常可見成群孩童在此嬉戲。面容疲憊的工人來到此地，離開時神情已然不同，彷彿卸下了重擔。有時，我聽見他們離去時低聲祝禱：「願神保佑我們的弟兄。」許多人稱此處為「神的花園」。友人則稱之為「靈魂花園」，並在此靜度許多安閒時光。人散之後，我常見他在池畔踱步，或在清月下獨坐古樸長凳，呼吸野花的清芬。他生性淳厚。他說，生命中真實的事物，會在此處降臨，如靈光一閃，孕育出他最宏大、最成功的計畫。

四周一切彷彿浸潤在友善、寧適、善意而欣悅的氛圍中。牛群羊隻行至林邊石籬，眺望這片美境，似乎也受人的歡愉與滿足感染，彷彿也在微笑——又或者，這只是旁觀者的感受；但見到牛羊那樣滿足而欣悅，旁觀者也情不自禁笑了。

池中閘門總是敞開，足以接納豐沛水源；滿溢的水流持續外瀉，形成溪流，穿越下方田野，供牛群牲畜飲用清冽山泉。這道溪流，也潺潺流過鄰人的田地。

前些時，這位友人遠行一年，將莊園租與他人。新租主的頭腦極為「實際」，從不願做沒有直接回報的事。他關閉了連接水庫與蓮池的閘門，池子從此斷了清泉的滋養與充盈。友人所立的「蓮池歡迎所有人」牌子被移走，再也不見無憂無慮的男女老少來此遊賞。一切劇變。失了活水，池中荷花盡皆枯萎，長莖萎軟垂入淤泥；原先清波裡悠遊的魚影，很快消失無蹤；只需走近，便聞到一股腐敗氣味。岸邊花開不再；鳥雀不來飲浴，蜂鳴也稀；更甚者，溪流乾涸，不再流經田野，牛群牲畜再無清涼山泉可飲。

此地已面目全非，與友人悉心照管時天差地遠。原因只在於池閘關閉，山上活水——池塘的生命源頭——無從注入。一旦生命源頭被斬斷，不只蓮池面目全非，周遭田野也失卻溪流滋養；連昔日倚溪飲水的牲畜牛群，也一併受累。

生命豈不也如蓮池一般？一旦覺察自身與萬物根源相連，認清與無限靈性的一體性，並向神聖流動敞開，便能與那遍在、至高、至能、至美者相契。愈是契合，愈是豐盈，凡與之接觸者，皆能感受其影響。這便是友人的蓮池——他愛宇宙間至真至美的一切。反之，若人無法覺知自身與這無限源頭的一體性，將神聖流動拒之門外，便會陷入不見良善、不見美、不見力量的境地。此時，靠近之人感受不到益處，反而受其損害——這就是新租主管理下的蓮池。

你我生命與蓮池不同。蓮池自身無力開啟水閘，引源頭之水流入，只能被動順應外力。你我卻擁有全然內在的力量，能隨己意敞開或關閉這神聖流動。此事須透過心智、透過思想運作達成。

靈魂源自神，使我們與無限者相連；肉體連結物質宇宙；思想則繫連靈魂與肉體，在二者之間作用。

在此之前，不妨簡略思索思想的本質。思想常被誤認作模糊的抽象物。實則，思想是活躍的力量，宇宙中最具活力、最精微、最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我們的研究正印證一項偉大事實：思想即是力量。思想具形體、特質、實體與力量；所謂「思想科學」也漸漸浮現。藉著思想力量這項工具，我們擁有創造之力——不僅是比喻意義上的創造，更是現實中的創造。

物質宇宙中與我們相關的一切，乃至宇宙所有已知之物，皆源自思想，並由思想成形。城堡、雕像、畫作、機械，萬事萬物皆有其誕生與起源——先在創造者心智中誕生，而後外顯為物質形態。我們所居的宇宙，本身即由神的思想能量所生；神即萬物背後的無限靈。倘若你我的真實本質與此靈並無二致，與這無限靈的生命本為一體，那麼，愈是領悟此驚人事實，便愈能透過內在、靈性與思想的力量，具有同等的創造力。

凡物必先存於不可見之域，而後顯現於可見之域。在此意義上，不可見的才是真實，可見的反而不真。不可見的是「因」，可見的是「果」；不可見的屬於永恆，可見的只是短暫變化。

「言語的力量」是切實的科學事實。我們能透過思想力量創造，言語正是此內在力量的外顯。因此，言語能凝聚思想力量，引導它沿特定途徑；這聚焦與定向的步驟，在外顯為物質前是必要的。

人們常議論建造「空中樓閣」之事，熱衷於此者往往不得青睞。然而，總得先有空中樓閣，才可能形成可供居住的地上樓閣。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建造空中樓閣，而在於未能將它進一步實現於生活、性質與物質形式之中。這樣的人只做了一部分；那部分固然必要，卻仍缺了同等必要的另一部分。

「心智引力」與思想力量相關。其中運作的偉大法則，就是「物以類聚」的宇宙法則。在生命可見與不可見之域中，我們不斷吸引與自身思想最相近的力量與情境。

這法則永不休止地運作。不妨想像，我們皆生活在一片浩瀚的思想海洋中，四周氣氛瀰漫思想之力，不斷發送，如思想之波持續散放。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，我們多少都會受這些思想力量觸及。受影響的程度，取決於感受性的敏銳程度，也取決於我們是否被動地向外界影響敞開；這又決定了何者能進入我們的思想領域，從而進入生活。

有些人的身心構造遠較他人敏感，體質也更為精細，常為所接觸之人、周遭同伴的心態所牽動。我有位朋友擔任一份出色期刊的編輯，因體質過於敏感，無法參與歡迎會之類聚會。一旦整晚與多人交談握手，往往會受他人各種身心狀態影響。這對他的情緒與健康影響甚劇，常要兩三日才能恢復最佳工作狀態。

有人認為這種敏感體質實屬不幸。實則不然，這恰是好事：這樣的人更能敞開自己，接收內在靈魂的更高驅動力，也更能接收外在一切崇高影響。不過，面對有害或不良影響，若不懂適時屏蔽自己、積極抵禦，便可能招致不幸。然而，人無論體質敏感與否，皆有能觸及那股更高力量。

憑藉心智運作，便能汲取此力。對任何人而言，無論身心構造敏感或遲鈍，最有益的習性莫過於此：「我屏蔽自己，對下方較低階的一切事物保持堅定防禦；同時，我敞開自己，接納所有更高層次的影響力，接納來自上方的一切。」有意識地常駐此心態，很快便會成為習慣；若能認真持守，這習慣自會悄然運轉，生出微妙而強大的影響，達成心中所願。如此一來，生命中一切低劣而不快的影響，無論來自可見或不可見的生命面向，皆被屏除；同時，也邀請所有更高層次的影響力進入，越是接納，越能深入生命。

生命中不可見的面向是什麼？首先，是思想力量，也就是瀰漫周遭氛圍的心智與情緒狀態；它們由仍在物質層面、仍具肉身的人所產生。其次，仍是同樣的思想力量，只是它們由那些已褪去肉身，或已失去肉身的人所產生；如今，他們透過另一種性質的身體顯現。

生命始於感官世界；但隨著內在神性逐步展開，它將穿越空靈界、天界等層層境域，終抵那不可言說的宏偉與榮光。每一顆物質星球之內與之上，都對應一座空靈星球，或曰靈魂世界；正如每一具血肉軀體之中與之上，皆有一個相應的空靈體，而肉體不過是它的外在顯現，是物質化的皮囊。高度發展之人，其真正居所正是這空靈化的星球；自此向內向外，於無盡層次中不斷攀升、深入，直至靈性存在的天界——這對沉溺感官者而言，全然無法想像。

因此，所謂具身實有兩面：肉體存在僅是暫時的外殼，真實永恆的空靈體則蘊藏其中，並藉此得以個體化與圓滿。這就如種子受外殼保護，終能結成飽滿籽粒，而外殼本身已無進一步價值。個體的獨特性與生命之所以能永續，正憑這不滅的空靈體，以及與之相應的空靈環境、其中的社會生命與關係。

生命無論以何種形式存在，都意味著延續——縱使形式會變。生命是宇宙永恆不變的法則，故而永遠持續，儘管顯現的媒介會改換。「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。」離開軀殼或將其拋下，並不意味生命停頓；那也不是重新開始——因為生命從未中斷——而是以另一種形式，從原先停留之處繼續展開。一切生命皆持續進化，一步一步前行，既不跳躍，也不省略。

同樣，另一種形態中也存在著層層心智、影響與生命，猶如物質世界有其多樣層級。那麼，倘若「物以類聚」的偉大法則恆常運作，我們便會在此生命層面中，不斷吸引與自身想法、生命最為相似的境況與影響。有人說：「人會受周圍影響，這想法著實可怕。」其實不然。一切生命本為

一體，我們皆緊密相連於共通的宇宙生命；尤其當我們認清，接納何種念頭、吸引何種影響，完全取決於自己，便更無須恐懼。因此，我們並非環境的產物，除非自願選擇如此。

在心智生活中，我們可以穩掌船舵，精確決定航向、路線與停泊之處；也可以放任自流，隨波飄蕩，被每一陣微風吹得東西搖擺。事實上，我們應當持守並實踐這一信念，好使自己隨時隨地，都能吸引世間最崇高、最卓越的影響與援助。

從理性層面看，我們相信那些曾於世間致力於愛與提升人心者，如今仍在以同樣方式服務，甚或懷著更誠摯的熱忱、更強大的力量。

「以利沙禱告說：『耶和華啊，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見。』耶和華開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。」

數日前，我與友人駕車出遊，談起各地人們越來越關注生命中的重要事物；他們渴求內在力量的知識，也越發想了解自身，以及自身與無限者的關聯。我們談到，偉大的靈性覺醒正於世界各處展開，其端倪可見於本世紀晚期，而到來世紀之初，規模將日益擴大。我說：「愛默生——那位深受啟迪、思想遠超時代之人——曾如此忠貞無畏地致力於催生這些變革。倘若他今日能與我們一同見證，該有多好！他又該何等欣喜！」友人答道：「何以見得他未曾見證？何以斷定他未曾參與？或許他的介入，比在這世上所能窺見的更為深遠。」感謝你，我的朋友，你這番話恰如明鏡。「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，奉差遣為那將蒙救恩的人效力麼？」

正如科學所示，肉眼所見不過滄海一粟。真正在你我生命與世界中運作的力量，往往不可見。它們是起因，萬事萬物只是結果。思想即力量，同類相生，同氣相求。人若能駕馭思想，便能主宰自己的人生。

一位深諳事物本質的智者曾言：「靈性與物質事物的對應法則，運行精妙而準確。心懷陰鬱者，招引陰鬱之事；常陷沮喪之人，多半庸碌，反

成他人負累。而那滿載希望、自信與愉悅之人，自會吸引成功的要素。男子如何打理庭院，透露他的主要心境；女子在家如何穿著，則映照其心思。一個不修邊幅的人，彷彿向世界宣告：其內心早已被絕望佔據，雜亂無章。破衣污垢，總是先在心智滋生，才在軀體顯露。人最常發出的思想，必然召引相應的可見元素，在周身凝結成形；這就如溶液中的可見之銅，吸引不可見之銅聚集。心智若始終充滿希望、自信、勇氣、堅定，且專注於目標，便會從無數元素中，匯聚一切有利於達成目標的事物與力量。」

每一個念頭，都在為你創造價值。你的體魄、心智、事業成就，乃至帶給他人的歡愉，皆取決於思想的性質……你讓心智沉浸於何種狀態，它便會吸納與之相應的無形物質。這是化學定律，亦是靈性法則。化學從不限於可見之物，不可見的元素遠比可見的多千萬倍。基督這樣說：「恨你們的，要待他好。」這句話有科學根據，也合乎自然法則。行善，能招聚所有力量與良善的元素；行惡，則引來破壞與毀滅的因子。一旦眼睛看見真相，出於自保的本能，人便會止息惡念。活在仇恨中，終將死於仇恨；誠如古語道：「凡動刀的，必死於刀下。」每一絲惡念都是一把刀，指向它所對準的人；對方若也拔刀，只會令彼此傷得更深。

另一位深知箇中道理的人說：

「吸引力法則遍行萬物，我們所吸引的，正是內心渴望或期盼之物。你若渴望一件事，卻期待另一件事，就像一家人自相紛爭，必速敗落。應當決心只期盼你所渴望的，如此方能只吸引你想要的……你可以懷抱任何念頭，只要始終持守此念，那麼無論走到天涯海角，有意無意之間，你都能精確地吸引與那心念特質相應的事物。思想是我們的私產；只要持續覺知它的能力，便能將其調校得順應己心。」

這裡談的是「心智的引力」。而所謂「信念」，亦是思想力量的運作；它以熱切渴望的形式展現，並交織著必將實現的期盼。這股信念——

也就是那發送出去的熾熱渴望——由堅定的期盼持守、滋養，直至將所渴望的吸引而來；直至將不可見化作可見，將靈性事物轉為物質，終抵目的。

一旦懷疑或恐懼滲入，原本能形成的強勁力量便會被抵銷、消散，無法成真。若能持守不移的期盼，細心滋養信念，信念便會成為一股力量、一種引力，不可抗拒且確鑿不移；其結果也必同樣確鑿。

由此看來，歷代所傳頌關於信念的偉大意涵與應許，並非空泛的情感話語，而是植根於永恆法則的科學事實。即便在小小實驗室裡，我們也窺見了支配這些力量的規則。有些人已開始領悟並運用這些法則，不再是盲目摸索。

關於「意志」，眾說紛紜，它也常被看作一種獨立的力量。然而，意志之所以為意志，不過是思想力的一種表現形式；正是透過「意志」，思想才得以聚焦，並被賦予方向。而思想聚焦與定向的強烈程度，決定了它發出之後，能否圓滿完成使命。

在某種意義上，意志可分兩種：人的意志，與神的意志。我們或可將人的意志稱為「小我」；它僅存活於心智與身體的層面，也就是感官意志。此時人尚未覺醒，尚未認知到有一種生命，遠超單純的智識與身體感官；當這生命被體認、被經歷時，不會扼殺或貶損感官生命，反而使其臻於完滿，將感受的敏銳度發揮到極致。神的意志便是「高我」。一旦人體認自身與神為一體，人的意志便能與神的意志協同運作。「神是在你們裡面運行的大能者。」

法則這樣昭示：人的意志有其邊界，無法逾越；神的意志卻無垠無界，至高無上。依此法則，當人的意志轉變為神的意志，成為至高，並與之契合、協同運作時，萬物便會向你敞開、由你所掌。亦即：「你定意要

做的事，必然給你成就。」如此看來，生命與力量的偉大奧秘，在於建立並持守與這無限本源的覺知聯繫。

每一個生命的力量，都取決於它與誰聯繫。神既在內裡，亦在萬有之外。亙古至今，祂仍在宇宙中、在你我生命裡，創造、運行、統治。人卻總輕易將祂想成缺席的莊園主，彷彿祂啟動了宇宙的力量後，便悄然退場。

然而，我們愈是體悟祂既內在又超然，便愈能分享祂的生命與力量。當我們覺知祂是生命與力量的無限之靈，在萬有之中運行彰顯，並體認自身與此生命的一體性，便愈能在自己身上活出祂的生命特質。我們愈向這內在而超然的生命之流敞開，便愈成為管道，讓無限的智慧與力量經由我們而運作。

心智將真實的靈魂生命與物質生命相連，使靈魂生命藉由物質生命展現並運作。思想需持續由內在照亮、啟發。透過心智，我們體認與神的一體性，明白每個靈魂皆是神的個體化表達；啟示便如此降臨。

這賜予我們內在指引，稱作「直覺」。直覺屬於靈性與洞察，相對於感官的現象與理解。直覺是內在的靈性感官，人藉此直接領受神的啟示與知識，領受自然與生命的奧秘，進入與神合一相交之境，從而認清自己身為神之子的神聖本質。在神聖啟發下，透過直覺的發展與完善，人得以實現靈性的至高覺照，獲取完備的內在視野，從而洞察一切所關注之事物的本質、屬性與目的。……身體感官向外開啟，直覺這靈性感官則向內敞開；正因它不假外求，能直接感知、掌握、領悟真理，故名「直覺」。一切深刻的教誨與靈性啟示，皆奠基於靈魂這項靈性能力，用以接收並善用這些啟示……人的靈及其目標，是與天父達至有意識的合一；而這合一，源於極度的渴慕與信靠。藉由敞開靈魂的內在感官——直覺，人得以從神聖全知與全能的協作能量中，獲取啟發與覺悟。在此狀態中，此人便成為先知與大師。

在這寓於肉身卻已然覺醒的更高靈性層面中，心智保持超然無我的姿態，以毫無羈絆的自由與不偏不倚的視野運作；它直接領悟真理，全然不依賴任何外在資訊來源。

心智雖寄居於軀體，卻已超脫肉我，在更高的靈性生命層次運作，以不偏不倚的內視直接捕捉真理，不受外界雜音干擾。從神的視角凝觀萬有，萬物便在神聖全知的光芒中完全顯露；當我們心智安歇於神之心智裡，直接承受其啟照，便能澈悟神對萬物的旨意及其相應的真理。靈魂藉直覺這靈性感官，向神心完全敞開內在。有人稱直覺為「靈魂之聲」，也有人說是「神的聲音」，或名之為第六感。直覺，正是我們內在的靈性感官。

我們越認識真實本體，領悟一己生命與無限生命的交融，越對神聖流注敞開，這直覺之聲、靈魂之音、神之呼喚便越清晰；我們越認識它、聆聽它、順從它，它的話語就越趨澄明，其指引終將準確無誤。

第四章：滿溢的生命——身體健康與活力

神是無限生命之靈。人能分享這生命；若全然向神聖流注敞開，其對肉身的的作用，將超乎想像。本質上，無限之靈的生命無從生病；此理若真，凡神聖流注得以自由傾注之處，便無疾病容身的餘地。

首須領悟：肉體的生命，全然由內向外生發。古有恆常法則：「內存其因，外顯其果。」思想力量、心緒波動與種種感情，終將作用於身體。

有人說：「如今常談心智影響身體，不知可信幾分。」試想：噩耗傳來，你驟然臉色慘白、渾身發顫，甚或昏厥——那消息正是經由心智抵達。又如席間，友人幾句刻薄話刺傷了你，好胃口霎時消散，那幾句話也是經由心智擾動你。

譬如路上有個年輕人，步履拖沓，竟被微不足道的石頭絆倒。何以如此？只因心志薄弱，神思遲鈍。換言之，低落的心境，必然導致低落的身體。心志篤定，步伐才穩；心思游移，腳步自會遲疑。

危急驟然降臨，你僵立原地，嚇得渾身抖顫、動彈不得。還會以為心智對身體影響甚微嗎？一時怒火攻心，幾小時後便頭痛欲裂。即便如此，仍有人未察念頭與情緒如何左右身體。

一兩日前，我與友人談起憂慮。他說：「家父時常擔驚受怕。」我答：「令尊想必不甚健康。」他應道：「確實，身子弱，沒什麼活力，也不大動。」我便細說他父親可能承受的病痛折磨。友人詫異望著我：「你怎知道？你並不認識他。」我說：「是不認識。」他問：「那如何準確道

出病症？」我答：「因你告訴我，他終日憂心。這便是根源；我不過將這因與特定的果聯繫起來。」

恐懼與憂慮，會令身體管道閉塞，生命能量的流動因而緩慢遲滯。希望與平靜則能打開這些管道，讓生命力重新流貫，疾病便難以滋生。

不久之前，一位女士向我的朋友訴苦，說她身患重病。友人恰知她與姊妹長期不睦。他靜聽她細數病痛，然後定睛望著她，語氣溫和而堅定：「原諒你的姊妹。」女士驚愕：「我做不到。」他回答：「那麼，關節僵硬、類風濕的苦痛便會繼續纏著你。」

數週後，友人再見這位女士。她腳步輕盈走來，說道：「我聽從你的話去見了姊妹，與她和解，如今重歸於好。說來奇怪，自和解那日起，病痛竟一日日減輕，往日難纏的不適如今已消失無蹤。而且，老實說，現在我們姊妹情深，幾乎離不開彼此。」瞧，因果之鏈再次清晰顯現。

還有不少確鑿事例，情形相似：一位母親盛怒之際，懷中哺乳的嬰孩不到一小時便夭折——狂怒之下，體內分泌的毒素混入了乳汁。其他案例裡，這類毒素則引發重疾與劇烈痙攣。

一位知名科學家曾多次實驗：將數人置於暖室，令每人短暫沉浸於某種強烈情緒——或暴怒，或其他激烈感受。採集每人一滴汗水，經過縝密化學分析，便能斷定各自所處的情緒；對唾液化驗，結果亦幾乎一致。

一位傑出的美國作家，本身亦是醫學院優等畢業生，曾深入研究維繫與摧毀身體的力量。他說：「心智是身體天生的守護者……每一個念頭皆傾向自我繁衍。病態、淫邪、罪惡的可怕心像，會為靈魂帶來結核與癲瘋，繼而在肉體上滋長。至於憤怒，則會將唾液化為致命的毒液。強烈而猝發的情緒，不僅能在數小時內令心臟衰竭，更可導致死亡與發瘋——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。科學家發現，人在深重的罪感中驟然冒出的冷汗，其化學性質迥異於尋常汗液。分析罪犯汗液，有時可辨其心態；汗觸

硒酸，便泛出獨特的粉紅。恐懼已使無數受害者殞命；反之，勇氣卻是強效的療藥。

「母親的怒氣竟能毒害哺乳的嬰孩？著名馴馬師雷瑞說過，一句怒言能使馬匹脈搏在一分鐘內驟增十次；對動物尚且如此，憤怒對人——尤其對孩童——的力量豈不更甚？強烈心緒常引發嘔吐，極怒或極懼可能導致黃疸，暴怒突發則可致卒中而死。實例比比皆是，一夜內心煎熬便能摧毀一條性命。長年的悲慟、妒疑、憂慮、焦灼，有時竟演為瘋癲失常。病態的思想與不和諧的情緒，是疾病的天然溫床，罪孽便在心智的腐土中滋生蔓長。」

由此我們得知一個確鑿的事實：心念、情緒、慾望，各有其獨特的身體表現；若耽溺其中，每一種都能釀成相應的病徵；天長日久，即成頑疾。

箇中機制，寥寥數語便可道破。比如某人一時被暴怒挾制，這股情緒便在肉體捲起風暴，令原本鮮活健康的體液酸化敗壞，失其本性，反成毒害。若任其滋長，積累之下必催生特定疾患，終成痼疾。反之，良善、仁愛、慈悲、善意等情愫，卻能促進體液流轉，使之清澈而蓬勃。一切通道豁然開敞，生機沛然湧入。長此以往，這股豐沛的活力自能抵銷相反心緒所誘發的侵蝕。

今早有位醫生探視病人，未開一藥，僅是診視，已令病人舒坦幾分。他周身帶著健康的氣息，語調明朗，性情開闊，為病房捎來希望。那股振奮的情緒，悄然浸潤病人的心神；醫生種下的的心念，反過來調理病人的軀體。於是藉著這番暗示，療癒便開始了。

「須知，一切令心神愉悅安寧之物，也滋養著肉體。因此，人所能感受最鮮活的動力，莫過於希望——那是靈魂的香膏，生命的鮮血。」

我們偶爾聽見體弱之人對另一人說：『你一到，我總覺舒坦些。』這話背後，藏著深刻的緣由。暗示的力量，是人心研究中最奇妙的一隅；它能驅動驚人的力道。有位舉世知名的科學家，亦公認為當代傑出解剖學者，曾以實驗證實：人的整體構造可在不到一年內徹底翻新，有些部分甚至數週便能完全改造。

或有人問：「你是說，身體能憑內在力量的作用，由病轉健？」正是。更關鍵的是，此乃天然療癒之道；至於用藥外治，反是人工之法。藥物唯一能做的，不過掃除障礙，讓生命力更順暢地運行。真正的療癒，終須倚賴內在生命力的運轉。一位享譽國際的外科兼內科醫生，近日便對同僚如此宣告：

「歷代醫道中最關鍵的，實是『生命法則』，卻長期遭忽視輕慢；歷來研究與治療，幾皆拘於『物質左右心神』，此舉嚴重滯礙醫者自身進境，令其專業生涯的心理層面仍處萌芽。然隨著十九世紀曙光初露，人類整體已朝探索自然隱力邁進；如今醫者也不得不步入心理學門生的行列，追隨前人腳步，踏入更遼闊的心療領域。無暇延宕，無暇疑慮，躊躇不前者便遭淘汰，因為整個人類已投身此運動。」

我深知，近年圍繞此題，確有不少流行說法。許多人提出荒謬甚至愚蠢的主張，甚且付諸實行，然而這些都動搖不了那偉大的根本法則，亦與其本質無關。歷史上幾乎一切倫理、哲學或宗教體系，萌芽期皆曾見類似亂象；但歲月流轉，愚昧荒誕之事自會消散，偉大而永恆的原則卻愈發澄明。

我親眼見過許多實例——藉此力量運作，患者得著徹底而持久的療癒，有些甚至在極短時日內成效驚人；其中若干案例，早被常規醫藥宣判無望。各個時代、各種宗教裡，這類記載屢見不鮮。那麼，為何今日我們無法喚醒這份內在的治癒力？它確然存在，只要像古人那樣領悟那些法則，它便愈可能顯現。

一個人能做許多事來療癒他人，但仍須患者協力。基督治病時，最需要的正是患者與他同心；他幾乎總問：「你信嗎？」由此，他喚醒了患者體內那股賦予生命的力量。若有人身體虛乏、神經耗竭，或心神因疾病侵擾而不再強健，那麼短期內，最好尋求他人協助；然而最理想的，莫過於此人能深切體認：自己本就擁有那無可限量的內在力量。

人或許能接受他人醫治，但若想永久痊癒，必須親力親為。因此，最有價值的教師，在於能引導他人清楚覺察自身內在力量；然而，若要真正達至持久的療癒，仍必須倚賴自我的努力與修為。基督的話從未改變：「去吧，從此不要再犯罪了。」「你的罪赦了。」這指出一個永恆不變的事實——一切疾病與隨之而來的苦難，無論有意無意、自知或不自知，皆是違背法則的直接或間接後果。

只要持續觸犯法則，苦難便不會止息。這裡的罪，未必是神學上的罪，往往是哲學意義的悖逆——雖然許多時候兩者兼而有之。一旦不再違背法則，而是與法則完全和諧共處，痛苦的根源便告消失。過往違背法則所積累的影響仍可能潛伏於內，但既然「因」已斷絕，便不再有新的後果生成。而且，往日因違背法則而引發的病徵，在啟動正確的力量後也會逐漸消退。

深切體悟自身與無限之靈為一，最能迅速而徹底地使人與萬物運行的法則達成和諧；此無限之靈正是一切生命的源頭。在這合一之中，疾病無從立足。若要使體內積聚的滯塞——也就是潛伏其間的病源——得以最迅速、最徹底地消除，莫過於完全覺悟此真理，並全然敞開自身，迎接那神聖流注。「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，你們就要活了。」

當一個人領悟自己與無限靈本為一體，便知曉：我是靈性的存有，並不只是血肉之軀。他不再把那多病易傷的軀殼當作自己，而是認清自己是靈——此時如此，永恆如此；他是這暫居之身的建造者，也是主人。一旦明白主人的權柄，便不許身體反過來支配他；他不懼怕任何元素、任何力

量，那些曾因無知而任其擺布的，如今都不再令他畏怯。明瞭至高本性之後，他非但不再害怕曾經失序的一切，反而學著去愛。於是，他與萬物重新達成了和諧——或者該說，他讓萬物各得其所，與自身調和。從前的奴隸，如今成了主人；一旦我們開始愛一事物，它便再不能使我們痛苦。

現今無數受疾病羸弱所苦的人，只要容許神施展其工，也能變得強健康泰。我要對這些人說：莫將神聖的流注擋在門外；做什麼都好，就是別拒絕。敞開自己吧，邀請它進來。你敞得越開，這道流就越能貫穿你的身體；那飽滿又鮮活的力量，會將盤踞體內的障礙一掃而盡。「因為得著它，就是得著生命，整個人也得了醫治。」

想像一條溝渠，多日來濁水緩流，污垢逐日積在渠壁、堆在渠底。要改變它，就打開渠道，讓清澈活潑的泉水奔湧而過。不需多久，再頑固的積污也會被沖洗一空；溝渠乾淨如新，顯出它本應美好的樣貌，而非醜陋。更重要的是，此刻流經的水極具價值，飲下便能恢復精力、健康與力量。

越是意識自己與無限靈本為一體，活出潛能與力量，便越能將疾病轉為健康，失調化為和諧，苦痛變成飽滿的活力。越體會這份完整充沛的健康，就越自然地，將它帶給每一個與你接觸的人——須知，健康與疾病同樣具感染力。

有人問：要實踐這些真相，具體該如何保持身體完美健康，又如何治癒已有的病？我的回答是：必先闡明背後的原則，而每個人都須用自己的方式實踐——畢竟，無人能代他人完成這件事。

首先要明白，光是懷抱「完美健康」這個念頭，就已啟動生命內在的力量。假以時日，這力量多少會發揮作用，帶來健全的體魄。就這偉大原則的本質而言，透過「覺悟」所能實現的，遠比僅「宣告」更多——儘管某些宣告，對某些人而言，或有助於觸發覺悟。

你越是深刻領悟「自己與那無限生命靈為一體」，向神聖的流注敞開，就越能啟動療癒之力，遲早讓身體進入健康豐沛的狀態。當你認識到無限生命之靈不容疾病存在，並且體認它就是你的內在生命時，便能敞開自我，任之充盈流入；如此一來，患病的身體自會回應這完美力量的影響。反應快慢，完全取決於你。

有些人能徹底敞開自己，讓此體悟流入，療癒便當下發生，且恆久持續。此等體悟的強度，往往足以抵銷時間的拖沓。但這領悟必須是平和、安穩、帶著期盼的，而非恐懼、煩亂或絕望的。另一些人則是一點一滴逐漸領悟。

實踐以下練習，對許多人極有助益，甚至帶來完全康復：

以平和愛人之心，進入內在的寧靜，默想：「我與無限生命之靈、與生命的源頭為一體。我是靈，是靈性的存有；在我真實的本質裡，並無疾病存在。此刻，我敞開身體——這疾病所在之地；我毫無保留地讓無限生命之流湧入、貫穿，療癒正在進行。」充分覺悟這一點，你會感到身體被生命力激發、甦醒，如同被暖光照耀。相信療癒正在發生，並持續堅守這信念。許多人渴望健康，內心卻預期著病痛；渴望與預期背道而馳，信惡勝於信善，如此病痛難有起色。

若能每天擇時專注於此冥想、此領悟、此療癒——無論稱它什麼——讓自己持續沉浸在這狀態，容許力量持續運作，他將會驚訝地發現，身體極迅速地以健康與和諧取代了疾病與失調。其實無須訝異，這僅僅是讓全能力量完成它本該完成的事。

除了全身之外，若身體某處不適，亦可特意對那部位敞開生命流注，專注觀想該處。如此集中意念，會刺激或增強生命之流灌注其中。但必須始終記住：任何療效若要持久，「因」必先斷，才能真正終結其「果」。換言之，只要抵觸法則，日後終究引來疾病與痛苦。

此處所論的體悟，不僅作用於已病之身，更能為健康之軀注入更強的生命力、活力與力量。

自古以來，依賴內在力量運作、不假外物而康復的案例從不罕見，方法或名不同，背後的偉大法則卻始終如一，從未改變。昔日大師派遣門徒，囑咐他們醫治病患、教導眾人；早期教會的神父也擁有療癒之力，這本是他們使命的一部分。

那麼，為何如今我們不再擁有他們當年的力量？難道法則變了？並非如此。問題出在哪裏？很簡單——我們大多困於法則的字句，未能深入其靈、其力；「因為字句叫人死，其靈才賜予生命與力量。」每個個體化的靈魂，只要能突破字面的窠臼，進入那真正鮮活的靈性本質之中，必擁有與先賢相同的力量；抵達此境時，也將成為傳遞這股力量的媒介，舉手投足、言語談吐間，自會帶著權威。

如今我們明白了，幾乎所有病痛與苦難，根源都在於扭曲的心念與感情。你對事物的態度，決定了它如何影響你：若心懷恐懼怨憎，它就成為傷害甚至災難；若你能澄澈觀照，內心確信自己高於這些事物，便能與之安然共存。你愈是從容，它愈無力傷你。

疾病之所以能侵入並支配身體，是因為身體裡已存有與之相應的條件。同樣，邪惡或令人不悅的情境之所以進入我們的生命，是由於我們內在早已隱伏著吸引它們的因素。早一點向內探尋吧——愈早在內心構築良善的條件，良善就愈早走進你的生活。

本質上，我們本該是萬般際遇的主人；卻因為無知，反被無數境遇所支配。

我會懼怕一陣風嗎？有什麼好怕的——那不過是神純淨的氣息流過，既擾不動我的感官，也構不成病痛。風是否傷我，端看我是否允許；我們

必須辨清「原因」與「偶然情況」。風本身不是原因，也挾帶不了任何原因。

譬如兩人同處一室，一樣的冷風穿堂而入，一人因此病倒，另一人卻無絲毫不適，反倒享受流風。前者是境遇的奴隸：他畏風，蜷縮發顫，滿心想著風會怎麼傷害他。他為風敞開所有門徑，任憑它侵入乃至主宰；於是這股原本無害甚至有益的氣流，反而傷了他——傷害的力量是他自己賦予的。另一人清楚自己是境遇的主人，故不畏穿堂之風。他與風和諧相處，主動迎向它；不覺得難受，只有舒爽。這陣風不僅帶給他清鮮空氣，更讓他更強健地面對日後類似的遭遇。倘若風是致病的原因，就該對每個人造成同樣後果；事實不然，可見風並非原因，只是際遇——它對每個人的作用，取決於每個人內在的狀態。

可憐的風啊！那些無知或不公、不敢直面自身軟弱之人，反覆拿它來當替罪羔羊；他們未能成為威嚴的主人，卻繼續扮演畏縮的奴僕。想想這意味什麼！人是按永恆之神的形象造的，分享祂的生命力，擁有天賦的主宰權，竟在一縷純淨而有生命的微風前恐懼顫抖。然而，找替罪羔羊多麼方便——唯一的用處，不過是讓我們得以繼續自欺。

若要消除風帶來的不良影響，最好先從內心升起一連串清朗健康的狀態，從而改變對風的態度。必須認清：風本身沒有力量，所有的力量都是你賦予它的；這樣你就能與風和諧相處，不再害怕坐在風中。接著，在風裡坐幾回，讓自己變得更堅韌。只要明智審慎，每個人都做得到。「要是這個人本來身體就弱、健康不佳，特別容易受風影響呢？」起初可以謹慎些，別直迎最強的風——尤其是當你還自認招架不住的時候。如果覺得招架不住，就代表你仍畏懼它。這裡需要運用健全的常識；常識，是萬物至高的調節者。

如果我們真有天賦的主宰權——有些人已經證明了——那我們就不必活在任何物質媒介的支配下，因為「一人能做，人人就終將能做」。愈認

識內在的力量，就愈能作為統治者去支配；愈不認識這股力量，就愈可能成為受制於人的奴隸。我們所創造的，源自我們內在已有的；一切臨到我們身上的，都是被我們自己所吸引而來。一切都依循靈性法則運行，因為所有自然法則也都是靈性法則。

人生由因果交織而成，無一偶然，遼闊的宇宙也是如此。對生命中一切深感不滿？不要浪費時間抱怨那自造的幻影「命運」，應當檢視內在、轉化內在運作的因，讓不同性質的事得以到來——因為，凡是到來的，必然正是我們自己所促成的。這法則不僅適用於肉體，更貫穿生命的每個階段、每種境遇。周遭的一切都是我們邀請來的；若不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邀約，它們絕不會出現。這個道理，起初也許難以置信，甚至令人困惑。但只要敞開心胸、不帶成見地審視這法則，深入探究思想力量是如何靜默、精微而又無所不能地作用，覺察內在與外在的牽連，就會發現這法則再清楚不過，不證自明。

任何事的影響，完全取決於你對它的態度。這件事讓你煩惱嗎？那是因為你允許它這樣做，它才能煩擾你，打亂你的平靜。人人天生握有絕對的主宰權；若你把這權柄暫且交給別人或別物，哪怕只一刻，你就成了被主宰的對象。

若想在紛紜流變中不為所擾，必須先找到自己的核心，然後安居其中，堅定不移；這樣，才能從內裡主宰世界。若你不駕馭環境，就會被環境駕馭。找到你的核心，安住其中，別交給任何一人、任何一物；做到了，你會發現核心的自己愈來愈強韌。可要怎麼找到自己的核心呢？方法是：知道自己與無限的力量本為一體，並持續活在這份覺知裡。

若你不從自己的核心去駕馭一切，反而將力量賦予煩惱、邪惡或傷害之事，那麼，就接受隨之而來的後果吧，但別責怪萬物那永恆的良善與仁慈。

「我發現，對已然圓滿的人
這世界完整無缺；
而對心靈破碎的人
這世界支離殘缺。」

若你靈魂之窗蒙塵積垢，沾滿外來的污漬，透過這些窗戶看出去，世界便灰暗髒濁、紛亂不堪。可別抱怨了！收起悲觀自憐吧，這只說明你的窗戶亟需清理。要知道，窗戶若保持明淨，永恆的陽光就能照亮內在的一切，也讓外在的一切清晰可見；那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所以，擦亮你的窗戶吧！別渴求另一個世界，你會發現此世蘊藏的精采與美；若你在這裡找不著遍在的非凡之美，別處恐怕也找不到。

「在詩人眼中，尋常莓叢也垂掛詩篇；
莎翁走過，整條街都成了化裝舞會。」

光是過街便掀起騷動的莎士比亞，藉他筆下人物說出這話：「親愛的布魯特斯，我們之所以屈居人下，其咎不在星辰命理，而在於我們自身。」他畢生的偉大成就，證明他已悟透此處所述真理；他的另一句話也印證了這點：

疑慮是叛徒，令我們退縮於嘗試，失卻唾手可得的珍寶。

恐懼，怕是諸多不幸的根源。我們本該活得無畏；待真正認識自己之後，便不再害怕。有句古老的法國諺語這樣說：

「多少苦難已經撫平，
最慘痛的災劫也已安度；
然而有多少錐心的痛，
竟是為著從未到來的幻影。」

恐懼與不信，總是一體兩面。一個人有多畏懼，便有多麼缺乏信念。恐懼是奢侈的客人，憂慮也是——供養它們的代價，誰也付不起。我們會招來所懼怕的事物，也能以不同的心境招引所渴望的影響與局面。心靈一旦被恐懼佔據，不只是敞開了門，更為那懼怕的結果鋪好了實實在在的路。

一日，有位東方朝聖者遇見了瘟疫。

「你往哪裡去？」朝聖者問。

「我要去巴格達，取五千人的性命。」瘟疫答道。

幾天後，朝聖者又碰上回程的瘟疫。

「你說只殺五千，巴格達卻死了五萬人。」他說。

「不，」瘟疫回答，「如我所言，我只殺了五千。其餘的人，都是嚇死的。」

恐懼能令肌肉癱瘓，擾亂血流，阻礙一切生命力量的健康運作。它使人僵硬、動彈不得，再無力行動。

我們不只吸引自己懼怕的事物，還會將心中恐懼的景象投射到他人身上。這與思想的強度，以及接收者的敏感程度成正比——儘管這一切往往在不知不覺中發生。總的來說，孩童比成人更容易感受周遭的影響，有些簡直是靈敏的感光板，將身邊的印記一一攝入，在成長中漸漸顯影。因此，照顧他們的人應當時時留意自己的心境，尤其懷孕期間更須謹慎：母親的每一個念頭、每一絲情緒，都直接牽動腹中的生命。父母務必警醒，切莫讓孩子（無論長幼）陷落於恐懼的思緒裡。這種情況多半出於無心，源於焦慮，有時則是所謂的過度擔憂——其危害，與漠不在乎並無二致。

我見過許多這樣的實例：孩子腦中縈繞著恐懼，生怕這件事、那件事降臨到自己身上；於是，他所怕的，就真的被召喚而來了。而那些事，原

本是未必發生的。恐懼常是無端而生；縱有緣由，更明智的做法，是採取全然相反的態度，才能抵消那股正在運作的力量，讓孩子安住於智慧與勇氣之中，得以應對、掌控局面，而非被局面攫住。

一兩天前，一位友人向我道出他的親身經歷。有段時間，他極力想戒除某個惡習。他不斷承受來自母親與未婚妻的恐懼思維——她們說，婚事訂在某個日子，條件是他必須先證明自己的自制力。他生性敏感，持續感受到她們負面思緒所帶來的沮喪、憂鬱與虛弱。他總能準確察覺她們對他的看法，不斷被她們的恐懼、質問、猜疑所侵蝕、削弱；這一切動搖了他對自身力量的感知，也澆熄了他努力的熱情。於是，這兩位原本想幫助他的人，不但沒能激發他的勇氣與力量，反叫他更深切地體認自己的軟弱，以及掙扎的徒然。

她們愛他，願助他重掌一切，卻對思想力量那無聲、精微、無孔不入的本質一無所知；她們非但沒能給他勇氣、增添力量，反倒由外而內，令他更加脆弱。這場仗，於是愈發難打了。

不論男女老幼，恐懼、憂慮這類心態代價高昂，我們不該縱容，更不該沉溺。恐懼癱瘓健康的機能，憂慮侵蝕有機的軀體，終致瓦解；這類心態百害無一利，只會讓你一點一點失去所有。對已失之物的長久哀痛，亦是如此。每種心態，都招引它獨有的病徵。貪婪無度、痴迷妄求，也會產生類似的效應。憤怒、嫉妒、惡意、吹毛求疵、欲求不滿——各自帶來侵蝕、削弱、崩解的後果。

我們終將明白：正道不僅通向內心的圓滿，也帶來身體的健康。所謂正道，即是與更高的法則和諧相應。偉大的希伯來先知早已揭示生命奇妙的化學反應：「持守善道的，必得生命；追求邪惡的，自招死亡。」換言之，「在正道上，處處生機；其途徑中，並無死蔭。」終有一日，我們會發現這話的深意，遠超過今人多數的領會。「每個人皆須抉擇：他的靈

魂，是安居於日益莊嚴華美的殿堂，還是困守在自己搭建、終將頹圯荒棄的陋屋？」

世上有無數人，終生過著失衡的生活，年復一年受其影響，因而過早衰敗、日漸凋零。可悲啊，身體本該是華美殿堂的居所，卻因居者的無知、魯莽與怠惰，淪為荒蕪的廢墟。可悲的居所！

凡是仔細觀察、深入研究思想力量的人，很快便能從一個人的氣息、姿態、神情，讀出其心智與健康的狀態。反過來，在得知其心智或健康狀況後，亦能推演出相應的氣息、舉止、特徵，勾勒出此人所患的特殊病症。

權威專家曾研究人體結構及其成熟所需的時間，並對照各類動物的生長週期與壽命，指出：人體的自然壽命應近一百二十歲，而非今日常見的數字。然而環顧四周，多少人的身體早早衰敗、虛弱、崩壞，在理當健壯的中年之前，便已捨棄了自己的軀殼。

於是自然壽限萎縮，形成一種集體信念，竟將此視為常態，致使許多人臨近某個年歲時，便把那階段常見的衰老、崩解、下坡看作理所當然，認定自己也難逃例外——一旦懷抱這般心態，便已將它招引而來，且往往早在實際狀況發生之前。在構築肉身與重塑生命的過程中，心智具有精微而強大的影響；隨著人們對此瞭解愈深，往後或許便能懷著喜悅，安然邁向百歲之齡。

此刻，我想起一位年過八十的友人。若憑歲月計，多數人當稱她老太太；但若說她老，簡直是睜眼說瞎話。該歡喜還是惋惜？她看來竟不比二十五歲的女大學生遜色，甚至更添幾分青春。她總在萬事與眾人中尋覓善意，最終也在一切裡看見善。那開朗的性情、清亮的嗓音，不只引人親近，更凝成一束格外動人的光，貫穿她的一生。多年來，這光溫暖無數人，賜予希望、勇氣與力量；往後歲月，也必將如此照耀。

恐懼、憂慮、憎恨、嫉妒、哀傷、苦惱，乃至對不義之財的貪念，皆侵不入她的思維疆界。她的心智因此未受這些反常情緒侵擾，亦未投射出常人慣有的病痛重擔——而多少人竟懵然以為生病是天經地義，符合「萬物永恆的秩序」。她的人生閱歷豐富、際遇紛繁，若如常人般蒙昧，心靈早該被種種陰鬱滲透佔據。然而她足夠清醒：自己是統治者，至少在心的國度如此；她能決定什麼可進，什麼該擋在門外。她也深知，這抉擇將定義生命的全部樣貌。看她帶著開朗性情，踏著青春似的步履，笑聲如清鈴灑落四周，真是鼓舞人心的樂事。莎翁說得極是：「富足身體的，原是心智。」

前些日子，見她在街上走著：先是停步，加入路邊嬉戲的孩童，隨意聊了幾句；接著輕快趕上挾著一包衣物的洗衣婦，與她談笑；轉身又和剛下班、手挽飯盒的工人寒暄；還向馬車上揮手招呼的女士點頭致意——就這般將自己鮮活的生命氣息，分贈給每一個擦肩的人。

正望著她，一位老婦蹣跚而過。論年紀，其實比友人還小十餘歲，面容卻已蒼老不堪。她背脊佝僂，關節僵直；神色疑懼憂鬱，一身黑裳重紗，更將那層悲愴襯得沉暗。那近乎野蠻時代的喪服，連同憔悴神情，不斷向世界宣告兩樁事：一是她個人的悲傷與不幸，並藉此反覆溫習苦楚；二是她對萬物永恆的善缺乏信念，對無限之父的慈愛與永恆之善毫無信任。

她滿腦子只裝著自身病痛與哀愁，不曾從相遇的人身上汲取半點喜悅，也不曾給予旁人希望、勇氣或歡欣；相反，她不斷散發暗示，加深每個人心中普遍的陰鬱。當她經過我這位友人時，你可察覺她微微側首，神色不以為然，彷彿在說：你這般裝扮舉止，與年歲實在不符。感謝上天，不符才好。願神以偉大的良善與慈愛，賜世間更多這樣的稀有人物；願他們長生百歲，福澤人間，將高貴的生氣傳給周遭無數渴求的靈魂。

你是否願永遠年輕？願將青春的熱烈與開朗帶入晚年？只需關注思維世界裡的生活方式——那決定一切！覺者喬達摩曾言：「心智即是一切；你將成為你所思。」拉斯金也說：「為自己築一座愉悅思維的巢。許多人至今未明，只因自幼未學：原來美善的思念，能築起如仙境般的宮殿，堅不可摧，足以抵禦一切風雨。」你的身體是否仍保有年輕時的靈活、力量與美好？讓這些意念在心中生根，不容雜念侵擾，久而久之，它們自會在身體上顯現。思維愈年輕，身體愈年輕；你會發現，身體也將反哺心智——正如心智滋養身體，身體亦扶持心智。

你不斷建構自身，而身體所呈現的，正與你內心的思緒情感最為相近。你從內在建構，也持續從外界吸引同質之力；特定的思維方式，使你與外在相似的思維狀態相連。若思維開朗、充滿希望、振奮人心，便與此類思維共鳴；若思維憂傷、恐懼、沮喪，亦將招來同質的陰翳。

倘若後者已成常態，恐怕你已在不知不覺間與之纏結。你必須轉身尋回那份童心，包括那無憂無慮、令人振奮的歡快思緒。「嬉戲的孩童往往不自覺地，專注於將歡快思維引向己身。若讓孩子孤單失伴，很快便會沉悶遲滯——他與那股獨特思維之流的連結斷了，彷彿『失其所哉』。」

「你必須喚回那逐漸逝去的歡快心緒。或許你太過嚴肅，太過沉浸在人生大事中；其實大可步履輕快，不必顯得稚氣或傻氣。工作時心神若不再緊繃，愉悅反而令你做得更好。持續的憂鬱與肅穆，終究只會招致惡果——許多人卻長年如此，乃至連微笑都成了奢侈。」

「十八、二十歲時，你漸漸脫離少年的遊戲心性，開始以更嚴肅的態度面對人生。踏入職場，肩上不免承擔煩憂、混亂與責任；或身為男女，正處於充滿焦慮煩惱的人生階段；又或漸漸沉迷某些商業遊戲，於是再也無暇嬉戲。接著，你與年長者往來，不知不覺吸納他們陳舊的觀念、機械的思維，未加質疑便接受謬誤。你在這一切之中，向沉重的憂慮敞開，不知不覺深陷——這些念頭已漸漸在你的血肉中成形；身體可見的元素，恰

是流自心智不可見元素的沉澱或結晶。歲月流逝，你發現自己的動作僵硬笨重，不復十四歲爬樹時的輕盈。你的心智不斷向身體灌輸沉重、僵固的元素，終究造就了你如今的模樣……」

轉變須循序漸進，須有一股均衡而堅韌的意念之流持續推動，方能成就。當你向至高的力量祈求指引，踏上最適切的道路，便會將心神從那些悄然滲入的、不健全的思緒中抽離，轉向更為健朗的念頭……

人的身體如同野獸，會逐漸衰朽、崩壞，但這並非永恆的定數。隨著靈性覺知的提升，人終將洞悉衰敗的根源，並學會駕馭某種法則或力量來重塑自身，使軀體得以不斷更新，力量日益茁壯；而不再像從前那樣，在無知中誤用這股力量，反令肉身虛弱，終至毀滅。

充盈、豐沛、飽滿的健康，才是生命自然且常態的模樣；其餘皆屬異常，往往源於扭曲與偏離。神從未創造病痛、苦難與疾患，這些是人類自己的造物，只因背離了自身所依存的法則。我們對這些痛苦太習以為常，即便不視之為正常，也漸漸覺得理所當然。

將來，醫生的職責不再是醫治身體，而是治癒心靈，進而療癒身體。真正的醫生應是導師，其工作在使人保持健康，而非待人生病後再設法挽救。更進一步，終有一日，每個人都將成為自己的醫生——我們愈是和諧地與更高的法則共處，愈是熟悉心靈與精神的力量，便愈少關注肉身：並非漠不關心，而是不再過度執著。

如今，人們若能少些對身體的掛慮與焦心，成千上萬的身體狀況都會比現在好得多。往往，最不將身體放在心上的人，身體反而最健朗。許多人正是對身體投以過度、反常的思慮，才持續陷於不健康的境地。

在給予身體必需的營養、活動、新鮮空氣、陽光，並保持潔淨之後，便盡可能不再多想它，愈少愈好。別讓思緒與言語總陷在陰影裡，別總談

論疾病與不適；談論這些，不但傷害自己，也傷害聽者。多說些能讓人振奮的事，如此你散播的才會是健康與力量，而非衰弱與疾患。

沉溺於陰暗思緒，對身體極具破壞力，對一切亦然。以下之言出自一位受過嚴謹醫學訓練，並長期研究、觀察「內在力量」作用的人；在此脈絡下，格外發人深省：

「我們永遠無法靠苦思疾病而獲得健康，正如無法靠想著不完美而臻至完美，或靠思索爭吵而達成和諧。我們必須在心中持守健康與和諧的至高理想……

切勿反覆訴說你不願成真的身體狀況，別苦思你的病痛、細究你的症狀；也別認為你無法全然掌控自己。堅定地確信自己能主宰身體的狀態，切莫承認自己是任何次等力量的奴隸……我會教導孩子們，要養成健康的思考習慣、崇高的心念與純淨的生活，在自己與疾病之間築起堅實屏障；我會教導他們驅散所有關於死亡的念頭、所有疾病的印象，以及所有憎恨、惡意、報復、嫉妒與肉慾等不和諧的情感，如此便能驅走作惡的誘惑。我會教導他們，有害的飲食與污濁的空氣會敗壞血液，敗壞的血液則導致組織壞死、肌體衰敗與道德淪喪。我會教導他們，健康的思想對身體至關重要，而純潔的思想對清淨的生命亦然。我會教導他們培養堅強的意志，並在各方面強化自身，以迎擊人生的種種挑戰與阻礙。我會教導病人懷抱希望與信心，保持歡快的心境。唯一真正限制我們潛能的，只有我們的想法與想像；人的成就與健康，終究不會超出其內在的自信。多半時候，阻礙並非來自外界，而是我們親手為自己築起的藩籬。

同類相生，此法則貫穿宇宙。仇恨、嫉妒、惡意、猜忌與報復，皆會滋生其相應的果實。每一個負面的念頭都會繁衍更多同類，層層相續，生生不息，直到我們的世界充滿它們的產物。未來的醫生與父母將不再以藥物療身，而是以原則與理念滋養心智。那時的母親會教導孩子，以世上最靈驗的萬應藥——愛，來平息怒氣、憎惡與惡意的狂熱；未來的醫者，將

引導人們修養喜悅之心、善念之意與高尚之行，使之成為滋養身心的良方；並使人領悟——喜樂之心，勝於良藥。」

你的身體是否健旺，正如你的心神是否強韌，全看你與什麼相連結。那無限的生命之靈、萬物的本源，其本質不容衰敗與疾病存留。只要你全然而深刻地覺知自己與那無限生命本為一體，向那豐饒不竭的泉源敞開，那麼，滿溢、豐足、時時新生的健康與力量，便自然歸屬於你。

「善終將勝過惡，健康將行過痛苦曾經跋涉的路；『人如何思量，便成何等樣貌』，因此，起來吧，與神同心同思。」

這一切可凝聚為一句：「神是美善，你亦如是。」你必須醒來，認識那個真正的自己。當這覺醒降臨，你將擁有——並清楚看見自己確實擁有——一種力量：能決定何種狀態在你的身體上顯現。你須知曉並領悟：你與無限的靈本為一體，神的意志即是你的意志，且「在神，凡事都能」。一旦我們持守這合一的覺知，消弭所有分離之感，不僅肉身的病弱將消散無蹤，一切局限亦將不復存在。

因此，「又要以主為樂，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。」此後，你終日都可昂然宣告：「用繩量給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處；我的產業實在美好。」莫再將美好寄託於未來的信念；回到真實鮮活的當下，就在此時此刻，去領受並活出那美好。記住，以你如此高貴的生命傳承而言，唯有至善，方足相稱。

「我們買下灰燼充當麵包；買下摻水的淡酒；賜予我那純粹的真實吧——那繁茂的枝葉與蜷曲的藤蔓，盤繞於天界的銀色山巒之間，汲取著永恆的露水。」

第五章：愛的秘密、力量與作用

這便是「無限愛之靈」。一旦體認自己與之合一，心中便盈滿愛意，所見萬物皆美好。領悟這無限之靈與本為一體，便明白，某種意義上，我們彼此皆是一。既然懂了這個道理，自然不會傷害任何人、任何物；我們會發現，彼此同屬一個偉大整體——身體哪裡受了傷，其他地方也會感到疼。

徹底領悟「眾生一體」這個偉大事實後，便明白萬物生於同一個無限源頭，所有生命都歸於一個生命。如此，瞋恨就會消退，憎惡也將止息；愛不斷生長，最終佔據至高主宰的位置。然後，不論何時何地，我們都能認出他人內在的神性。只想看到美的那一面，終能找到。回報自然豐厚無比。

這偉大真理背後，隱藏著一個深奧的科學事實：「凡動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」明白思想那股精微的力量之後，很快便懂得：對人懷抱憎恨或敵意，那種惡毒的想法便會影響對方。於是，他心裡也會催生相同的憎恨，最終回返最初的發送者。那麼，知道慾望、憎恨或憤怒怎樣影響身體後，就清楚這些念頭有多毒，代價有多高。嫉妒、苛求、猜忌、輕蔑——所有類似的念頭或激情都一樣。最終，我們會發現，對人懷抱這類情緒時，自己受的苦往往更深。

唯有充分認清「自私是一切錯誤、罪孽、惡行的根源」，以及「無知是所有自私的根基」，才能以仁慈寬厚看待所有人的行為。無知的人只求一己目標，必要時犧牲整體也在所不惜，因此無知的人也是自私的人。真正的智者從來不自私——他是先知，曉得自己是偉大整體的一分子，整體受益多少，自身便受益多少；所以他從不為個人追求什麼，而是願全人類都擁有。

如果自私是一切錯誤、罪惡與犯罪的根源，而無知又是一切自私的基礎，那麼當我們看到這些性質顯現，倘若忠於自身內在的最高本性，便會在每一位接觸者之中，尋找並喚起那善。當神對神說話，神會回應，顯現出神性；魔鬼對魔鬼說話，魔鬼也回應，但總要索取代價。

常聽人說：「我在他身上看不見任何優點。」看不見嗎？那不過是觀察力不好罷了。細細去看，你會發現每個人靈魂裡都有神性；但記住：只有神能認出另一個神。基督總對最高尚、最忠誠、最美好的人說話，他了解並認得每個人內在的神，因為他先認出了自己內在的神。他和稅吏、罪人同桌飲食，文士與法利賽人卻批評說：這多可憎。他們陷在自負與自我中心裡，因此也陷在無知中；他們從未在自己身上找到神，自然想不到——那真實的生命，竟也在稅吏與罪人之中。

對一人懷抱邪惡或錯誤的念頭越深，給予對方的邪惡與錯誤暗示便越強。對方的體質若越敏感、越缺乏個人定見，就越容易被他人思想的力量所左右。存心不良的人，從某個角度看，也參與了對方作的惡。同樣，對某個人懷抱正確、良善的想法，便會傳遞忠誠、正直、良善與真理的暗示，對他的生命與作為產生最為有益的影響。若能對遇見的每個人都散發愛，便能激發對方心中的愛；這種高貴而溫暖的愛，也會從被激發的人那裡回返我們身上。「你若想讓全世界愛你，你得先去愛全世界。」這句老話背後，其實藏著一個深奧的科學原理。

我們越愛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就越愛我們。思想就是力量，每個念頭生出同類的力量，也帶來相對的果報。想法，正是造就這一切結果的因。

所以，讓內心深處的念頭保持純粹——它們舉足輕重，造出言語，鑄成命運，神意的運轉向來精巧而深遠。

有位朋友不斷透過思緒送出他的愛：「親愛的各位，我愛你們。」他總是安住在這個心念裡，這樣做極好。一個念頭，在消散或回到發送者身

上之前，必定先結出果實；懂得這個道理就明白，他不僅是在祝福所遇之人，更是在向全世界遞送他的愛。再者，這些愛的念頭會以各種方式顯現，持續不斷從四面八方回到他的身邊。

就連動物也能感受這股力量的影響。有些動物比人還敏銳，我們的想法、情緒，時常在牠們身上映得更深。每次遇見一隻動物，不妨送出愛的想法，默默或大聲說都好，牠們一定感覺得到。有時候，牠的回應快得令人驚奇，那種樂意接受關愛與關照的樣子，還帶著感激呢。

舉目皆神的世界裡，多麼榮幸，多麼愉悅。你我此刻能夠同在，只是因為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能看見每個人靈魂裡唯有神在。當所遇之人都顯現出神性時，這裡便是眾神的世界。

深知神性存乎每人心內，我們便更常助人喚醒祂。這是何等殊榮——你我與生俱來的殊榮。因此，我們不虛偽地評斷他人行為，因我們能超越那變動易錯的小我，直視永恆的真我，漸次活出神性的圓滿。屆時我們也將了然：譴責他人時，自己亦遭譴責。

這份覺知令愛意在心中盈滿、漫溢，觸及之人皆感其溫潤與生機；他們亦以同樣的愛回贈，如此往復，愛便從四方源源湧來。一個人愛有多深，便知他識神多透，與神多近；此人愛有多廣，便可說他離天界多近——那和諧之境，因「愛，成全了法則。」

某種意義上，愛即一切，是生命的樞紐。愛的力量足以轉動世界。心懷眾生之愛，自會引來眾生的愛；若存惡意怨忿，惡意怨忿也必回返。

「邪毒如箭，終似回力鏢折返，怒火焚燒，留下難癒的創痕。」

每個念頭皆迸發一股力量，每一個思緒也攜著同類思緒歸來——這是恒常不變的法則。再者，每個念頭都牽動身體。愛與其類近的情感，皆正當自然，契合宇宙永恆的秩序，因「神就是愛」。這般情感為身體注入活力、增益康健，更使容光煥發、神采豐潤，整個人愈顯動人。愈是以愛念

相待，愈能得人同樣相待；這一切直觸心智，心智再浸潤身體，彷彿勃勃生機自外湧入。你將這生機不斷融進心智與肉身，生命因此豐饒多姿。

恨及其類近情感卻是不自然、失序、扭曲的，偏離了宇宙永恆的和諧。若愛是成全法則，與愛相悖之情便是直接違逆法則；而違逆法則，必伴隨某種苦楚，無從迴避。這般違逆招致什麼？若任由憤恨、憎惡、惡意、猜忌、嫉妒、批判或輕蔑的念頭支配，它們便會侵蝕、荼毒這副軀體，使之孱弱；若長久縱容，終將顯現為具體病徵，令機體崩解。更甚者，除了自身心智滋生的毀壞力，還會不斷招惹他人心中同樣的破壞力，毀滅疊加，加速軀體敗壞。

是故，愛激發更多愛，恨養更多恨。愛與善促使身體康健強壯，恨與惡則啃噬損傷身體。愛，是生命的芬芳，引向生命；恨，是死亡的氣息，歸於寂滅。

忠誠之心，勇毅之靈，純粹而真摯的靈魂，將你最好的獻給世界，世界也必以最好回報。

付出愛吧，愛自會流回心底，成為你最需倚仗的力量；持守信心，無數顆心也將對你的言行報以全然信任。

我聽人說：「某人對我滿懷敵意，但我對他並無恨意；他為何視我為敵？」這或許不假——但若你心無敵對，意念無爭，那麼你在世上所得的仇敵，也必寥寥。且確信自己心無敵意；然而，若仇恨無端襲來，並非因你而起，那就從始至終，以愛與善意相迎。如此，或能化解其鋒芒，使它無法觸及你、傷及你。愛是積極正向的，愛比恨強大，終能征服恨。

反之，若以恨回報恨，仇恨只會倍增。你為烈火添薪，只會越燒越旺，惡況蔓延；最終一無所獲，反倒盡失所有。以愛回應恨，仇恨便無力侵擾你，甚至無法近身；更緊要的是，這份善意終將使敵人化為友人。以

恨報恨，便貶低了自己；以愛報恨，不僅提升自我，也讓那懷恨之人得以超拔。

波斯的智者曾言：「以溫和回應暴怒，以仁厚回應刻薄。溫柔的手能以一根髮絲牽動巨象。善待你的敵人，違背和平之道者為罪。」佛教徒說：「若有人愚昧加害於我，我仍以無私的愛回應，以此護持彼此。他的惡行愈多，我的善行愈盛。」中國人說：「智者以德報怨。」印度人說：「以善報惡，以愛止嗔；仇恨永不能以仇恨平息，唯愛能使其止息。」

真正的智者，眼中沒有敵人。我們常聽人說：「無妨，我自會討回公道。」但如何討回？報復有兩種方式：你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。但這是將自己降格至與他同等，令兩人都陷落苦痛。或者，你可以更為寬宏，以愛報恨、以仁慈回應暴虐，將他提升至更高境地。但請記住：你若助人，同時也在助己。若能忘我而行，所得益處，往往比你所施恩惠更深。如果你打算以牙還牙，那恰恰說明你內在某部分吸引了他人的怨恨與惡待。你所承受的，不過是你應得的；你不該抱怨——若你明智，也不會抱怨。採取另一種方式，方能最有效地達成目的：你為自己贏得勝利，同時也幫助對方——對方顯然迫切需要這份援手。

你從而能成為此人的救贖；而他反過來，也可能拯救其他誤入歧途、憂患纏身的男女。人們所經歷的掙扎，常比我們想像的更艱難。尋常人生需要更多溫厚、體諒與慈悲；如此便不會指責或怪罪。我們會體諒，而非批判；我們會

「彼此安慰，因長路漫漫，獨行踽踽，雙足疲憊，內心沉重。肩負重擔時，彷彿被世界遺忘，我們幾乎忘了自己也曾輕快歡欣。

「彼此安慰，以溫柔的雙手緊握，以甜蜜的關懷流露，以友善的眼眸傳遞。不要讓善意沉默未言——當生命之糧破碎，溫柔的話語，往往如天降甘霖。」

當我們理解：世間一切邪惡、過錯、罪孽與苦痛，皆源於無知；那麼只要心存正直，無論在何處、以何種形式遇見這種無知，我們自然流露悲憫與體諒。慈悲化為愛，愛體現為寬厚的奉獻——那便是神聖之道。我們扶持弱者，直至他能自立為主宰，而非欺壓或輕蔑他。然而，一切生命的成長皆由內而生。要成為真正的主宰，須喚醒內在的神性，從而領悟更高的法則。而促使他人覺醒最有效的方法，莫過於在自己生命中，活出這份神性。

以示範代替訓誡，以身教取代說教，以實踐而非空談，以生活而非格言。日常生活的薰陶最為有力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人不僅能傷害肉體以致人於死，更能以敵意之念殺人；這不僅是殺人，更是自毀。許多人因他人投來的惡念而患病，甚至喪命。將恨帶入世界，世界即成地獄；將愛帶入世界，人間便是天堂，充滿榮光與美麗。

不懂愛，就不算真正活過——不過是一具行屍。能廣施愛的生命，必然豐盈、富足、日漸美好而強健；這樣的生命將越發寬闊、包容，其影響也隨之延展。生命愈深廣，其愛與友誼便愈博大；反之，生命狹隘者，本質只會日益枯萎、乾涸，並以「獨特排他」為榮。標榜獨特排他誰都能做到，愚者亦然，再容易不過。唯有生命寬廣之人，才能真正包容眾生、涵納萬有。那些本質狹隘、自我中心、追逐私利的男女，才汲汲於「排他」；胸懷寬闊、氣度高貴、不固於己者，從不如此。心性狹窄之人，總執著於外在表現與影響，奔走求取認同；本質寬大者無須如此，靜守一方，世界自來相就。前者只愛自己，後者愛全世界——而在這更大的愛中，自己亦在其中。

愛得愈廣，愈接近神，因為神即是「無限之愛」。當我們體悟自身與這無限靈性為一體，神聖之愛便充盈生命，令人欣然滿溢，潤澤世間。

明白自己與無限生命為一體，便自然與他人建立正確的關係，與偉大法則契合；生命由此轉為全心全意的奉獻。我們認識到，所有生命本為一

體，人人皆是這整體的一部分。於是我們意識到：對他人所做，便是對自己所為；傷害他人，終將傷及自身。只為自己而活，生命必趨渺小、萎縮、孱弱，因為未曾參與人類的壯闊長流。反之，當一個人透過奉獻，將自我融入更廣大的生命，其生命反而倍增而豐盛；在這更偉大的整體裡，一切喜悅、幸福、珍貴之物，皆為他所有，因為他已與眾人共享生命。

何謂「真正的奉獻」？一日，彼得與約翰進聖殿，遇一瘸子乞求施捨。彼得未僅予他一時所需，使他依然陷於依賴，而是獻上真正的奉獻——不只為他，也為全人類。他說：「金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」遂使瘸子痊癒。如此，彼得讓他得以自助。助人自助，才是至善的奉獻。直接相助未必削弱其人，端看情形；但助人自助，絕不削弱，只會鼓舞強化，引他走向更遼闊而強健的生命。

欲助人自助，莫過於令他認識自己；欲令其認識自己，莫過於令他覺察靈魂潛藏的力量；要達成此，便是使他深切體認「自身與無限生命及力量為一體」的真理。如此，他將向這股生命與力量敞開，任其透過己身運作彰顯。

我們終將發現，這些偉大真理正是解開許多社會困境的鎖鑰；若不充分認識並視之為一切根基，便永難獲得全面而持久的解答。

第六章：智慧與內在覺悟

這便是「無限智慧之靈」。我們愈向它敞開，至高智慧便愈能通過我們彰顯。如此，我們得以窺見宇宙核心，發現那對多數人隱藏的奧秘——這些秘密並非本就隱匿，只是多數人不知。

欲得至高智慧與深刻洞見，必須對引導我們的神具絕對的信任，而非假手他人。何須向旁人求取知識與智慧？神對人無偏私。又為何要接受二手的知識？為何放任內在力量癱瘓？何不直探無限源頭本身？「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，應當求禱。」「他們尚未求告，我就應允。正說話的時候，我就垂聽。」

一旦直探源頭，我們便不再是人、機構或書本的奴隸。我們對這些管道的真理建言可以保持開放，但僅能視之為媒介，絕非源頭；它們至多是指引，而非主宰。正如詩人劇作家羅伯特·白朗寧所悟：

「無論所信為何，
真理就在我們心中，
不假外求。
在每個人最深處的中心，
真理於其中圓滿常在。」

世上最深刻、最重要的訓誨莫過於「忠於你自己」。換言之，忠於你自己的靈魂，因為神的聲音正透過靈魂對你說話。這便是內在的指引，是「照亮每一個人」的光，是良知、直覺，是高我之聲、靈魂之聲、神之聲。「你必聽見後有聲音說：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間。」

以利亞在山上歷經了外在騷動與異象後，聽見了「微小的聲音」——那正是他靈魂的迴響，是無限神透過其靈魂發聲。只要我們肯聆聽直覺，

它便愈說愈清晰，直至指引變得絕對可靠無誤。我們最大的問題，在於既不傾聽，也不遵從內在靈魂的聲音。於是，我們成了一幢自我分裂的屋宇；東拉西扯，無所適從，再無法確信任何事。我認識一位朋友，他總是細心聆聽這內在聲音，並迅捷徹底地依直覺行動。因此，他的生活全然由直覺引導，總能在恰當的時刻，以恰當的方式，做恰當的事。他永遠知道何時該動、如何動，從未陷入「自我分裂」之境。

或有人問：「總是依直覺行事，豈不危險？若直覺叫我們傷害他人呢？」無須擔憂。靈魂之聲即是神之聲，從不指示我們傷害他人、違背至高正義、真理與公平。若你感到任何此類暗示或催促，須知那並非直覺，而是小我習性在作祟。

理性不該荒廢，而應不斷接收高等靈性感知的啟發；理性愈受啟迪，愈能成為光與力量的媒介。當一個人達成了徹底的「個體化」，便進入了包羅一切知識與智慧的境界；而所謂的個體化，便是認知到：除了萬物背後的無限力量之外，別無其他力量。一旦領悟這偉大真理，並向無限智慧之靈敞開，人便踏上真正的教育之途；昔日隱而不顯的奧秘，如今顯得昭然若揭。這才是所有真實教育的根基：從內在、從無限力量所涵融的一切之中，進化開展。

只要願意對這無限靈之聲敞開，一切值得知曉之事自會到來。我們如此成為先知，獲得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。宇宙間並無新的星辰、新的法則或力量；但若向這無限智慧之靈全然敞開自我，會發現並認出那些前所未知的事物；如此一來，它們對我們而言，便成了全新的存在。當我們如此認識真理，便不再需要追逐變動不居的零碎知識。我們能安居於內在的寧靜之處，推窗眺望，隨意採擷知識。這才是真智慧。「智慧是對神的認識。」智慧源於直覺，且遠超知識。僅憑強大的記憶，或許能積累淵博學問，但那終究是學費堆積而出。智慧遠在知識之上，知識只是更深層智慧之附帶現象而已。

欲入智慧之域，須先放下智識的驕傲，回歸赤子之心。偏見、成見與既有信念，始終是真智慧的阻礙，而驕傲自滿的頭腦，終將招致自我毀滅……它們關閉了通往真理的大門。

放眼望去，宗教、科學、政治、社交各界，多少人因智識驕傲而深陷自滿與偏見，致使愈趨豐廣的真理，再也無法進入他們心中。他們非但無法成長，反而日益萎縮與畸形，更加無法接收真理。他們非但無法推動世界前行，反倒成路上的枯木朽株，阻滯了進步的輪轉。然而，這不會發生。這樣的人終會在時光中受創、折損，被遠遠拋在後方；而神真理的凱旋之車，則仍穩定而持續地向前行進。

當蒸汽機尚在實驗階段、未臻完善而無法實際應用時，一位在科學界赫赫有名的英國人撰寫了一本流傳甚廣的小冊子，論證蒸汽機永遠不可能用於遠洋航行，理由是船隻絕無可能攜帶足夠煤炭供鍋爐使用。此事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：第一艘自英國駛往美國的蒸汽輪船所載貨物中，便包括了這本小冊子的初版。當年僅此一版，如今恐怕已印行無數。

此事固然引人發噱；更可笑的是，此人之所以自絕於真理之門，只因真理並非來自傳統、正統或既有的管道；或因其未必符合既定習慣與信念，甚至可能與之背道而馳。相反地——

「為靈魂廣開明窗，盡收宇宙的榮光。狹隘的單一教條，難承萬源的光芒。

扯下迷信的遮蔽：任光傾瀉，透入明窗，如真理寬廣，如天界高昂。

傾聽群星無言的樂章，聆聽大自然的迴響。心將轉向真善，如同草木向陽。

無形千手垂降，引你登臨平和之巔，浩瀚蒼穹偉力，都將鑄作你的堅強。

莫畏推開殘缺的片面，勇敢擁抱完整的真理。」

有個偉大法則與真理的降臨有關。若有人因智識的傲慢、先入為見、偏見或任何緣故，將自己封閉於真理門外，那麼圓滿的真理，絕不會從任何源頭流向此心。反之，若願意接受任何真理之源，對此全然敞開，真理將從四面八方所有源頭湧向此人。如此才能成為自由之人，因為真理使人自由。反之則陷於受縛的奴役，因為真理未受其邀，未被全然敞開與甘願接納。

當真理被阻於門外，真理所攜的豐厚恩賜也無從駐留；當真理不得入時，它便遣出使者——帶來衰敗、病患與死亡，不僅肉體上，還包括靈性與智性。倘若有人剝奪他人追求真理的權利，試圖為他人詮釋真理，且企圖長佔此位，而不去引導他人自己詮釋真理——這類人猶如騙子與強盜，更須遠避。他們造成的傷害更深，因這直接而實質地傷害了其生命本身。

過往有誰被指派擔任神無限真理之守護者、保衛者與傳播者？許多人確蒙召喚成為「真理的導師」，然而真正的導師，從不欲為他人詮釋真理。真正的導師，只致力引導對方認識自己、認識內在力量，使之成為自身的詮釋者。其餘世人行事，則多半出於私心、自我膨脹或利益。至於自詡掌握一切真理、乃至唯一真理者，若非偏執狂徒，便是愚人無賴。

東方有則關於青蛙的寓言。井底住著一隻蛙，從未離開過那一方天地。某日，一隻海蛙偶然遊經此處，興致勃勃躍入井中。

「你是誰？從何處來？」井蛙問。

「我名某某，家在大海。」

「大海？那是何物？在何方？」

「一片浩瀚水域，離此不遠。」

「你的海有多大？」

「噢，遼闊無際。」

井蛙指著身旁石子：「似這般大麼？」

「不，遠大於此。」

井蛙又蹣跚腳下木板：「如此大小？」

「更大，大得多。」

「究竟多大？」井蛙追問。

「我居住的那片海，比你整口井廣大千百萬倍。」

「胡言！妄語！你這扭曲事實的騙子！滾出我的井！立刻滾出去！我不願與你這等蛙類有半分瓜葛！」井蛙怒道。

「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」這是神的應許。若將真理拒之門外、視而不見，人便活在自滿與傲慢裡；而這份傲慢，終將使人淪為愚昧之徒。此番道理，於許多人身上皆可見——尤其那些自以為才智超群、而心中滿溢驕矜的人。愚昧阻礙心智成長，無論出於何種緣由，拒絕真理與進步，愚昧便生於其中——縱使人們未必如此稱呼它。另一種停滯是將凡事皆視為理所當然，不曾親自驗證，只因出自某位權威、某部經典、某個機構的斷言或保證。這源於人總是向外索求，而非向內審視、忠於內在的光，並細心呵護，使之愈發澄明輝亮。

我們皆應如詩人惠特曼那般勇敢無畏，如此宣告：

「從今而後，我宣告擺脫一切界限與虛構的藩籬，隨心所往，成為自己全然絕對的主宰。聆聽他人言語，細細思量，駐足、探問、接納、沉思，以溫和而不可撼動的意志，卸去束縛我的枷鎖。」

幸而，神的無限真理向所有人敞開——平等無偏地敞開。對真理愈是渴慕、愈是敞懷相迎，便愈居於其心。

至於指引日常生活的智慧，凡屬於我們應知且當知之事，皆可被認識，只要我們洞悉智慧顯現的法則，並善加運用。要記住：萬物即為我們所有，只是要會如何領受與化用。

「我視此為永恆不移的法則，無靈魂能偏離其軌。它就在我們內心，吸引來我們所需、或最應得之物。」

若有時不知該往何方、該擇何路，問題在自己身上；既然過失在己，矯正這異常狀態的責任亦在自身。若能始終對內在的光與力量保持覺醒，便不至陷入此般困境。這道光恆久閃耀，而我們唯一須警惕的，便是不讓任何事物阻隔於己與光之間。「因為在你那裡，有生命的源頭。在你的光中，我們必得見光。」

且聽我所認識最通透之人所言——他在關鍵時刻從不迷惘，總知道該做什麼，以及如何去做。「每當你不確定該走哪條路時，在求助一切外在指引之後，不妨轉向內在的眼睛觀看、用內在的耳朵聆聽，讓這純粹、自然、美好的過程毫無疑滯地運行……在一切黑暗迷茫、異常困惑的時刻，我們所需的是簡單的指引，能在古老而珍貴的福音書中找到。可惜，能闡釋其義的寥寥無幾。『進入你的內室，關上門。』難道是將自己鎖進一間有門有鑰的私室？若真如此，那此訓誡要如何在曠野或海上執行？且基督所愛的，是湖泊與森林，遠勝於那城市中逼仄的屋室。況且其教誨遍及寰宇，世上無一處不能依之而行。

「我曾見一位非常具有直覺的人，他在城市辦公室裡工作，房間裡也有數名男子常駐，時常高聲交談。這位誠摯之士專注於內心，絲毫不受周遭紛雜聲響干擾。每遇到困惑，便徹底拉上隱私的帷幕，將自己完全包裹於自身氣場之中，從而有效地摒除所有紛擾，彷彿獨自置身於原始森林深處。在神秘的靜默裡，他將難題化作直接的叩問，靜候答案浮現；他保持全然被動，直至答案來臨——而多年經驗中，從未有一次令他失望或誤入歧途。對真理的直覺，能飽足每日心靈的飢渴，如曠野的嗎哪，日日供應

所需。我們必須即刻遵從這些直覺，因為一旦遲疑，便越顯模糊；愈是拖延，愈易被世俗意志的道德幻象所蒙蔽，滋生誤解，最終掩蓋了直覺本身。

「我們須順服一條宇宙法則：除求真理之外，一切願望皆當放下，並全然奉獻，追隨那真理，一旦顯現便清晰無誤。只保有對真理的熱愛，不摻雜其他情感。遵循此道，並銘記：期盼與渴望宛如新娘與新郎，永不分離。你終將察覺，往昔幽暗的長路，已然沐浴在神聖璀璨的光芒之中。當你內在天堂覺醒，外在的一切天堂都將與之共鳴。」這可謂進入「靜默」，以感知神聖之光，並讓這普照世人的光引導你；去聆聽，並由你靈魂與高我的聲音帶領。

靈魂本是神聖的，當它向無限靈全然敞開，便會向我們揭示一切。人若背棄這神聖之光，一切便隱入幽暗。然而，無物能永遠自藏；靈性感官一旦開啟，便超越肉身與智識的侷限。我們愈掙脫這些限制，愈明白真正的生命與無限生命本為一體，就愈能抵達那境界：靈魂之聲持續低語；只要跟隨，它永不令人失望；我們便永遠蒙受神聖的啟迪與指引。領悟此理並活在其中，就不是來日才進入天堂，而是此時、今日、每一天，皆活在天堂裡。

沒有一個人類靈魂注定與它無緣。當我們轉向正確方向，它便如花開風拂，自然發生。你無法以金錢購得，或以任何代價交換；它是一種狀態，只待人去領會。世人無論貧富、國王或農夫、主人或僕役，皆為平等的繼承者。倘若農夫先尋見，他便能遠勝國王，活出更美、更有力量的生命；僕役若先得著，亦能超越主人。

你若想追尋至高、圓滿、最豐盛的生命，不僅在這世間，更在萬界之中——你須消除自身生命與神生命的分離之感，堅守合一的信念——你與神本為一體。你愈活在這覺知裡，愈深刻體認這一體性；隨著領悟加深，便會發現一切美善無所缺失，因為萬有皆寓於其中。於是無須恐懼，只需

專注今日當為之事，安然迎接明日，確信明日自會帶來明日所需的滋養。但請記住：明日的糧，到明日才需領受。

人若願全心信賴此法則，法則永不令他失望；半信半疑，則只招徠不安與缺憾。再無比神更堅穩可靠者；祂絕不辜負全心信奉之人。生命的秘訣，便是時時活在這份體悟中：無論做什麼、在何處，晝夜不息，醒睡皆然。在此，我們不妨探討幾項關於睡眠的事實，特別是如何在沉睡中接受指引與啟發？

睡眠之中，安歇靜止的僅是肉體，靈魂的生命及其一切活動仍持續運行。睡眠是大自然為修復身體、重建耗損、汰除廢物所設的必需；它是偉大的復原者。身體若缺乏充足睡眠，重建速度跟不上消耗，便逐漸衰敗；此時，疾病更易乘虛而入。這也是為何人在極度疲憊、精力枯竭時，特別容易染上風寒。相比常態，這般身軀更易受外來侵擾；而侵擾總從最脆弱處開始。

我們被賦予了身體，是為更崇高的目的，而非僅供日常俗用。然而許多時候，身體竟反客為主。我們愈認識心智與靈的高等力量，身體便愈經其影響，也會隨之減少粗重之性，在質地與形態上變得更加精微。當心智在自身之內、在所連結的高等事物中找到喜樂之境時，暴食與其他惡習便自然消逝。對那些較沉重、粗濁、價值較低的飲食之欲望，也會自然消退；例如動物肉食、酒精飲料，以及一切只刺激身體與情欲，卻無助於使身體與大腦強健、潔淨、滋養充足、持久堅韌。當身體變得不再粗重，質地與形態更為精微時，耗損便會減少；即使有所耗損，也更易補足，使身體維持在更規律、更平衡的狀態。這樣的身體，確實不需太多睡眠；即便睡眠時間相同，其效益也遠勝於粗糙之軀。

當身體愈趨精微，也就是進化加速之時，便會反過來幫助心智與靈魂，體悟更高的覺知；如此，身體助益心智，正如心智塑造身體。白朗寧所言，想來正是此意：

讓我們宣稱：

「一切美善皆為我有；如今，靈魂助肉身，亦如肉身助靈魂。」

睡眠是為身體的休養與重建，靈魂從不需休息。夢中，身體靜歇，靈魂的活動卻與清醒時同樣活躍。

有些人洞悉靈魂活動之奧秘，認為我們在睡眠時會出遊；有些人能憶起夢中所見之地、所得之知、所歷之事，並將這些帶回清醒意識。多數人辦不到，因而遺失許多本可獲取的訊息；然而，他們也說，我們對這些法則了解越深，便越能隨心前往所願之處，並將所得經驗帶回清醒的意識生活。然而，不論實情如何，人在睡眠時確能以完全正常、自然的方式，獲得許多寶貴的啟明、教導與成長；只是如今多數人都錯失了。

若連結無限靈的靈魂生命，在身體休息時依然活躍，那麼心智難道不能調整內在狀態，從而持續接受靈魂的啟迪，並將所得帶回清醒時刻？這確實可行，也已有一些人如此實踐，並深受其益；許多時候，來自靈魂的最高靈感，正是由此而來。這似乎再自然不過，因為此時外在物質世界的訊息已不再進入。那些在夢中仍孜孜不倦者，常在渴望的知識上獲得啟發之光。眾所皆知，入睡時，若把心智設定在某個醒來時間上，便可能準時醒來，分秒不差。也常有這樣的例子：清醒時無解的難題，在夢中豁然開朗。

我有一位朋友，是頗有名氣的記者。她曾以此法，完成一篇清晰而完整的長篇報導，也常藉助這種途徑完成工作。一天傍晚，主編通知她：次日早晨必須交出一篇文章，這篇需格外謹慎處理的，須掌握大量事實資料。但她對這個題目幾乎一無所知；她四處尋覓資料，始終毫無所獲。

她仍著手書寫，似乎連自己的能力也不聽使喚，失敗幾乎已成定局。最後，在近乎絕望中，她決定先去就寢。臨睡前，她把整個問題清楚交付給心智，以求在睡眠中獲得最大助力。隨後便沉沉入睡，直至清晨。醒來

時，她首先想起前夜的任務。她靜躺片刻。就在那片刻間，那篇文章已完整寫就，清晰地呈現在心智中。她在心中迅速讀過一遍，隨即起身，甚至未及穿衣，便提筆錄於紙上。那一刻，她幾乎只是替自己的心智抄錄。

心智一旦專注於某一方向，便會持續沿此運作，直到另一念頭將其帶往別處。睡眠中，唯有身體靜止，心智與靈魂依然活動。因此，只要入睡前為心智指明方向，心智便會沿此繼續運作；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，也能將其運作成果帶入清醒意識。有些人很快能得此結果；有些人則需更久。但只要沉靜而持久地練習，必能提升此能力。

即使在睡眠中，心智始終在活動。因此，依照心智吸引力的法則，我們睡眠時仍在吸引各種影響。這些影響，來自與入睡前心智所思的相近領域。因此，我們睡前可選擇所受影響的類型；如此，睡眠中便能與之建立聯繫，從中汲取益處。人入睡後，內在能力往往比清醒時更開放，更易接納。臨睡前尤須謹慎留意心智所思，因所臨之事，皆由自身思想所吸引。此事其實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。

正因此時接納性更強——只要理解並運用這條法則，人往往能在睡眠中更易獲得有價值的收穫。相反，身體感官清醒時完全敞向物質世界，心智對內在影響的接收反而削弱。許多人發現此舉有益：當你希望在某一方面獲得啟明或指引，且是你應當且適宜知道的，例如對未定的行動方向尋求光明時，臨睡前，先使心智懷抱對眾生的平和與善意。如此，你便使自己進入和諧狀態；同時，也會吸引外界同樣平和的條件。

然後，在這份平和之中安然入睡。靜靜而平穩地，在心中發出對啟發或資訊的真誠願望。同時，清除心智中一切恐懼與疑慮，勿憂它是否到來；因「在安靜與信心之中，必得力量」。讓心智懷抱期待，堅信並等待：醒來時，所尋結果已與你同在。醒來之際，在外界思緒與活動尚未佔據注意之前，先安靜停留片刻，保持接納狀態，留意浮現的直覺或印象。

當它們清楚顯現時，立刻依之行動，切勿遲疑。你越是如此實踐，此能力便越發增長，也愈加有效地為你所用。

若你出於無私目的，希望培養某種能力，或增強健康與力量，只需讓心智採取相應的心境。此心境會依你的需要與願望自然呈現。如此，你便向某一類力量敞開自身；同時與之建立連結；並在自身之內啟動特定力量，逐步促你所願。不要畏懼表達願望。當願望清楚發出時，振動之力隨之啟動；它向外擴散，在某處留下影響，喚起其他力量的活動，或與此結合，於是開始將你的願望一步步推向實現。凡是與更高法則與力量和諧生活的人，一切美善皆會向他開展。對於懂得並明智運用自身所賦力量的人，所有願望必得滿足。

在入睡之際，試著向外發出愛與善意，並為眾生送出平和與和諧的祝願。如此一來，你的睡眠便更安靜、平和而充滿恢復力；你的力量——無論心智、身體或靈性——也會隨之增長。因在那一刻，你正把自己與宇宙中一切促成和平與和諧的力量連接起來。

一位享譽世界的人道主義者曾告訴我，他屢屢會在夜半時分忽然醒來；就在那一瞬，與其工作相關的計畫，如靈光乍現般進入他的心智。當他靜靜躺著，向這份啟示敞開時，實現此計畫的方法便清楚地一一展現。於是，許多從未想過的計畫就此展開，最終圓滿完成；在世人看來，這些成果往往近乎奇妙。他是一個感應極敏銳的人。他的生命與更高法則完全和諧，並且毫無保留地奉獻於立志的事業。至於這些靈感如何而來、源自何處，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。也許確實無人真正知道，儘管每個人或有各自的理論。但我們確知的是：凡是與自身更高法則保持和諧，並向其敞開的人，這些靈感便會自然臨到。

最高層次的異象與靈感，唯有在條件相應時，方會降臨。一位長年深入研究此事的人曾說：「身體在睡眠中休息時，於靈性上接受教導，這是一種完全自然、井然有序的經驗。若我們多關注內在狀態，少受外在狀態

及其虛假的必要性所牽引，這種經驗便會明確而圓滿地發生在每個人的生命中……思想塑造今日與明日的自己。事實上，思想在夜間往往比白日更為活躍。外在感官沉寂時，人反而可能對內在世界保持清醒。那看不見的世界並非虛影，而是實質存在的界域；其中種種狀態，全由人的心智與道德境界所決定。資訊不再經由外在感官而來時，教導便透過內在感知的通道而至。一旦明白此點，人們自然會養成一種習慣：入睡之前，把自己最迫切渴望理解的問題帶入睡眠之中。法老會做夢，他的酒政與膳長也會做夢；然而，如約瑟的人——真正天賦卓越的先知——不僅會做夢，也能解夢。」

那麼，為何法老沒有解夢的能力？為何約瑟被稱為「真正有天賦的先知」？為何他不僅能夢見，也能解自己與他人的夢？只要讀一讀這兩人的生平，便可一目了然。一切真正的力量，終究都在於活出怎樣的生命。人越能活出此靈性的生命，不但自身獲得至高的力量與喜樂，也愈發成為全世界的助益。沒有人會被迫留在地獄中，除非他自己選擇如此；一旦決定離開，宇宙中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離去。同樣地，人可以攀升至任何自己揀選的境界；當他一旦抉擇，宇宙中更高的力量便悄然匯聚，助他朝那境地前行。

當人自睡夢中醒轉，重返清醒意識時，此狀態格外敏銳而易感。此時，與物質世界的連結暫歇，心智變得更自由、更自然，如一張未曝光的底片，任何印記都容易留存。因此，最深徹、最真實的啟示，往往在清晨降臨——就在一日活動尚未展開、紛擾尚未湧入之前。這也解釋了，為何許多人在晨光初現的片刻，常能完成一天中最出色的工作。

這一點，對於形塑日常生活，最是可貴。此時的心智，宛如一張白紙。若能善用這段寧靜、敞開、易感的時刻，將心智導向至高、最值得追尋的方向，便能為整日定下基調。

每個清晨，皆是嶄新的開始。彷彿生命此刻才真正開展，一切全然握在我們手中。當晨光帶來嶄新的開始，昨日種種，只屬昨日——不必再掛懷。只需明白：昨日如何生活，已然塑造了今日。同樣，當清晨嶄新到來，明日種種，只屬明日——尚未與我們相干。只需明白：今日如何生活，正決定著明日。

「每一天，都是新的開始，
每一個清晨，世界重新誕生。
若你已倦於悲傷與過錯，
這裡有一份美好的盼望——
予你，也予我。

過去一切，皆已逝去；
工作已畢，淚水已乾。
昨日的過失，由昨日掩埋；
昨日刺痛的傷口，
也在夜的撫慰中緩緩癒合。

由它去吧——
我們既無法彌補，
也不能逆轉，更難償還。
願慈悲的上蒼接納並寬恕。
唯有新的日子屬於我們；
今日屬於我們，僅此今日。

看啊，天空澄明耀眼；
疲憊的大地，重獲新生。
睏倦的肢體再度輕盈躍動，
迎向太陽，與清晨同享 露水的聖膏與黎明的清涼。

每一天，都是新的開始。

聽吧，我的靈魂，聽那歡欣的回響。

縱有昔日憂傷，與更久遠的罪愆，縱有前路疑難，與未至的苦痛，仍當迎著今日，一同振作，重新出發。」

就從這新的一天、第一個小時開始！此時蘊藏豐足與榮光，也蘊藏崇高、足以決定永恆的可能。接著，再專注於下一時辰；每一時辰，只在來臨時面對，不預先背負。這正是塑造品格的秘訣。憑藉如此簡單的方法，人終能抵達心中所能構想的生命至高境界。凡是人能真切想像的，總會以某種方式、在某個時刻、某個地方，得以實現。

如此，人人都可能過這樣的生活。因為只要真誠懇切、真心渴望，任何人都能活出自己最高境界，哪怕僅僅一個小時。即使起初尚未達成，只要努力真摯，依循「同類相生」的法則，下一個時辰便更接近些；再下一時辰，又更接近些。如此步步前行，終有一日，那樣的生活會成為自然——反倒是其他較低等的活法，才需刻意用力。

如此，人便與宇宙中至高至善者相結盟。於是，宇宙中至高至善者也在愛中與他結盟。行止之間，處處得助；萬事萬物彷彿皆朝他的方向運行。說到底，因為他早已先轉向它們。

第七章：實現完美平和

這便是「無限平和之靈」。當生命與之諧鳴，平和便如潮湧來。平和，本質即是和諧。

「靈性覺醒，便是生命與平和。」此言深邃。人若覺悟自己本為靈，並活在這覺知中，心智自會返歸靈性；心智與靈合一，生命即入和諧與平和。看我們周遭：多少男女飽受憂慮折磨，心神無依，四處奔尋平和；身、心、靈俱已疲憊。他們遠渡異國，遍遊世界，最後歸來，依然空手。實不意外。以此方式，他們既尋不得，也永不會尋得。因為他們是在錯誤的地方尋找——他們本應向內探求，卻向外追尋。平和只在內心；若不在內心找到，便永遠無處可尋。

平和不在外境，而在人的靈魂深處。人或許踏上各種道路追求，或藉肉體的慾望與激情尋求，或透過種種外途探求；然而無論奔赴何方，它總在掌握之外。原因極簡單：人總在它不在之處尋找。若能依循內在靈魂指引，節制肉體的慾望與激情，更高層次的幸福與平和便愈易流入生命；反之，若任其失序，疾病、痛苦與不滿隨即湧現。

與神合一，即是平和。要真正抵達這圓滿體悟，最強大的力量其實極單純——孩童般的純真。這純真，讓人自然認清自己與天父生命之間真實而親密的連結。我確實認識一些人，他們已清楚體會自己與這無限生命、與這無限平和之靈本是一體，因此生命洋溢著喜悅。有位讓我印象深刻的青年。他曾多年病弱，神經衰竭，健康盡失。他一度認為生無可戀；在他眼裡，人與事皆罩著陰影，而他也將這陰鬱帶給所有近身之人。不久之前，他忽然真切領悟：自己與這無限力量原是一體，並全然敞開，迎向這神聖的湧流。如今他恢復健康。每當我再見他，他常忍不住脫口而出：

「啊，活著真是歡喜。」

我認識警隊裡一位警官。他告訴我，每當傍晚下班步行回家時，心中會忽然湧起極鮮明而有力的體悟——自己與這無限力量本為一體。那無限平和之靈充滿並托舉著他，整個人輕快振奮；腳步彷彿踏不實地。內在有一股力量之潮湧入，令他飄然昂揚。

人一旦進入這更高體悟，心中再無恐懼。因為他始終懷著被守護的確信；而這確信本身，便成就了守護。對這樣的人而言，這些話確然真實

「凡為攻擊你而造的兵器，必不成功；」

「災禍必不臨近你的居所；」

「你必與田間的石頭立約，田野的走獸也必與你和好。」

這些人彷彿活在護佑之中。人若對某事心生恐懼，便為此事的成真開了門。動物絕不傷害毫無畏懼之人；但心中一旦生懼，人便立即暴露於危險。有些動物——如犬——能瞬間嗅出恐懼，察覺後才如此大膽撲襲。當我們愈深體悟自己與這無限力量本是一體，心境愈發安定寧靜，不再被往日細瑣小事紛擾。我們也不再對人失望，因能準確看透他們；洞察力直抵其心，窺見靈魂深處真正運作的動機。

前些日子，一位先生走近我朋友，熱絡握住他的手說：「啊，某某先生，見到你真高興。」

我朋友幾乎瞬間看穿他，直視他雙眼道：「不，你錯了。你並不高興見我；你其實極不自在——而且此刻已因此臉紅。」

那位先生答：「你也知道，在這講究禮節與形式的時代，人總得做做樣子，有時只好裝出自己未真正感受的情緒。」

我朋友再度望向他，平靜地說：「你又錯了。我給你一句忠告：始終承認真相並說出真話，遠勝困於任何假象。如此，人生路會更順，你也將更尊重自己。」

一旦真看透人，我們便不易對人失望，也不將任何人捧上神壇。凡被捧上神壇者，終究難免令人失望；跌落只是早晚。如此，我們往往也在無意間對友人不公。當內心與這平和之靈相契，任何來自朋友或敵人的惡言惡行，皆不再能擾動我們，因已清楚認識到：自己的生命與工作，始終忠於那貫穿宇宙的永恆原則——真理、正義與公正。這原則聯結萬物、統攝萬物，也終將勝出。因此，諸般惡事便無法近身；無論遭遇何事，心境依然寧定，無可動搖。

那些帶來悲傷、痛苦與喪失的事物，也不再如從前那般掌控我們。真正的智慧，使人看見萬物各安其位，也明白彼此之間的正確關係。因此，當朋友因所謂「死亡」的轉換而離去，已達此種更高領悟的靈魂並不沉溺悲痛。因為他明白：死亡其實並不存在。每個人都分享這無限生命，且永恆參與其中。他也清楚，肉體的脫落，絲毫觸及不了真正的靈魂生命。於是，這份源於至高信念的寧靜，既能自身體會，也能對尚未如此堅強的人說：

親愛的朋友，且明智，快拭去滿眼淚痕；那一具留在棺上的，不值一滴淚。

那只是空貝殼，珍珠早已離去；貝殼無足輕重，任它留在那裡；珍珠——靈魂——才是一切，仍在此處。

至於所謂的分離，他深知：對靈而言，並無界限。靈性的相通始終可能——無論兩人皆在肉身之中，或一者已脫軀殼。人對更高靈性體悟得越深，這層靈性相通就越真實。

我們向什麼敞開，什麼便流入生命。古人期待看見天使，於是他們看見了。但他們能見天使的原因，與我們今日能否得見，並無分別；天使既能與他們同在，也同樣能與我們同在。統攝萬有的法則，從未改變。若天

使沒有前來護佑，不是因為他們不能，只因我們未曾邀請，更因我們闔上了門。

我們愈是敞開，讓寧靜之流浸潤己身，它便愈發充盈我們。此後，無論身在何方，這份平和永伴左右。我們愈是敞開，愈如磁石，吸引八方平和；我們愈是吸納、體現這份寧靜，便愈能將其散播予人。於是，我們成了平和的化身，所至之處，祝福流淌，恩澤不息。

就在一兩天前，我見一位女子握住一位男子的手。男子臉上透著神聖的臨在。女子說：「見到你對我大有裨益。過去幾小時我焦慮不安，幾乎陷入絕望；但一見到你，心中重擔頓時消散。」我們身邊確實有這樣的人。他們不斷向外散發祝福與安慰。僅是他們的存在，就能讓悲傷化為喜悅，恐懼化作勇氣，絕望轉為希望，軟弱變成力量。

唯有體悟自身真我的人，才會隨身帶著這力量，並在所到之處散發出來——也就是我們所說，已找到自己中心的人。然而，整個浩瀚宇宙之中，真正的中心只有一個——那在萬有之中運行、並藉萬有顯現的無限力量。當人找到自己的中心，其實是覺悟自己與這無限力量本為一體；他認出自己是靈性的存在，因為神即是靈。這樣的人，便是有力量的人。以無限為中心，等於將自己接入宇宙的宏大動力源——猶如把傳動帶扣上那座無邊的發電廠，並不斷從各處汲取力量。他已尋得中心、認識自己、覺察己力，其心智湧出的思想，自然都是力量之思；依循同類相吸的法則，這些思想會從四方吸引一切同樣充滿力量的思想與助力，從而與宇宙中力量的思想階序連結。

因此，「凡有的，還要加給他。」這不過是自然法則的運行。這些強而肯定、具建設性的思想，不斷在生命各條道路上促他成功，也從各處予以援助。他在理想中所見的一切——那些由思想創造的形象——都在這股強大的建設性思想作用下，逐漸披上形體，在物質世界顯現。無數力量正無聲無形運行，遲早顯現於可見世界中。

恐懼與失敗的念頭，幾乎不會浮現此人心中；即使偶然閃現，也會立刻被逐出心智。他不受這類外來思想動搖，也不將此吸引過來。他處在另一股思想之流中。於是，由恐懼、猶豫與悲觀而生的削弱之念，對他毫無影響。而消極畏懼的人恰恰相反，受內心這類念頭所困，致使自身能量與機能衰弱癱瘓。同時，他也把自己與世間同類的思想連結起來。連結得越深，就越容易成為四周軟弱、恐懼、消極心態的受害者。力量不增反減，日益虛疲。他與同類思想合流；也正應了那句話：連已有的，也要被奪去。這不過是自然法則的運行，正如其反面。若因害怕失去而藏匿所有，那便須承擔「害怕失去」本身的代價。

強健的心念既在內心建造力量，也從外界吸引力量。軟弱的思想，非但坐實內在的軟弱，也把軟弱引向自己。勇氣生力量，恐懼生軟弱。是以，勇者迎向成功，懼者終歸失敗。懷抱信念、從而生出勇氣者，方能主宰境遇，讓自己的力量在世間顯現。相反，缺乏信念的人，因恐懼與不祥預感所困，任由一切境遇擺布。

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所有事，皆源於其內在；未來會迎來什麼，掌握在每個人自己手中。一切可見的物質世界，皆起源於不可見的靈性與思想世界。此為因的世界，物質世界則是果的世界；果的性質，永遠契合因的性質。人在無形的思想世界裡長久滋養什麼，便會在可見的物質世界中不斷將其實現。若要改變外在境遇，就必須先改變內在的思想世界。一旦真正領悟這個重大事實，當下成千上萬陷於絕望之人，將迎向成功；無數被疾病與痛苦糾纏的人，也會重獲充沛有力的健康；而內心不安、生活失衡之人，終將得到平和與喜悅。看啊，周遭成千上萬的人，長年活在恐懼的奴役下。人內在的靈，本該強健有力，卻已衰弱無能；精力受縛，行動癱瘓。「恐懼無所不在——怕貧窮，怕飢餓，怕眾人眼光，怕私下議論；怕今日擁有的明日就失去；怕疾病，也怕死亡。對數百萬人而言，恐懼已成了固定習慣。這念頭瀰漫四方，從各方向我們襲來……一個人若長久活在

顫抖與退縮中，時時害怕失去——失去愛、金錢、地位或職位——其實正以最快的方式，失去他所恐懼的一切。」

恐懼不會帶來任何收穫；相反，它只會讓一切流失。有人說：「我知道此言不虛，但我天生容易害怕；這是本性，我改不了。」改不了？這句話正揭露了恐懼的重要根源——你尚未真正認識自己。人必須先認識自己，才明白自身的力量，進而才能明智且充分加以運用。別再說你無法改變。若你認定自己不能，多半就真的不能；若你相信自己能做到，並依此而行，你便很可能做到；若你全然依此而行，那麼也必然能做到。維吉爾描寫一支終將贏得競賽的隊伍時說：「他們做得到，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能做到。」換句話說，正是這樣的心態，將一股靈性力量注入身體，使人獲得足以取勝的力量與耐力。

所以，先接受「你做得到」的念頭。即使這只是種子般的念頭，把種進意識裡，細心照料，耐心培養。它會逐漸生長，從四方吸取力量；並將你體內原本分散、難以施展的靈性之力凝聚起來，使之清晰有力。同時，它也會吸引外在的力量。它會引來同類的心智——無畏、堅強、勇敢的心智。於是，你便與這類思想連結起來。只要真誠而持續地實踐，不久之後，恐懼便會鬆開對你的掌控。那時，你不再是軟弱的化身，也不再只是環境擺佈的產物；你將如一座力量之塔屹立，成為自身境遇的主人。

日常生活中，我們需要更多信心——相信那推動善的力量；相信無限的神；也因此，相信按祂形象而生的自己。無論世事如何變遷，無論眼前景象多麼陰暗，只要明白一個事實——「那至高的力量既掌管太陽，也統御無數星系，同時也在照看我們」——人心便會生出一種篤定的信念：我們安然無恙，如同這世界本身安然運行。「心智安住於祂的人，祂必保守其在完全的平和之中。」

沒有什麼比神更穩固、更安全、更可靠。當人明白：自己其實握有鑰匙，可以不斷向這無限力量敞開，呼求它在我們之內、透過我們顯現，內

在的力量感便會日益增長。因為此時，人與這力量共同運作；而這力量，也正與人共同運作。於是，人終會真正體悟：凡心向善者，萬事皆會合力成就其善。過去支配我們的恐懼與不祥預感，將逐漸化為信心。而信心，一旦被正確理解與運用，本身就是一股無可阻擋的力量。

唯物論自然導向悲觀。又怎能不是如此？當人認識到那靈性的力量——它運行於我們之中，也運行於萬物之中；是一股成就正道力量——心中自然生出樂觀。悲觀導向軟弱；樂觀導向力量。以神為中心的人，不僅能越過一切風暴；並且憑著信心——也就是他內在自覺的力量——即使面對風暴，也能如同面對晴空一般從容安定。因為他早已知道結局。他知道，在一切之下，都有永恆的臂膀托住自己。他也真正體會那句教誨的真義：「安住於主，耐心等候祂；祂必賜你心中所願。」一切都將被賜下，單純地賜下——給那準備好接受的人。還有什麼比這更清楚呢？

因此，人越是與至高力量共同運作，便越無需為結果憂慮。當人活在這份體悟之中，並承接隨之而來的一切，心中便會生出一種平和——豐厚、充盈、長久不息的平和。這平和使當下圓滿，也預先帶回一份確信：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如此安住中心之人，即使身處四周的動盪與紛擾之中，仍能說：

我收住匆促的步伐，
也容自己稍作停留；
急急奔走，又有何益？
我立於永恆之道，
屬於我的，終將認得我。

無論沉睡或醒來，無論晝夜，
我所尋的朋友，也正尋找著我；

沒有風能使我的舟偏航，
也無法改變命運的潮汐。

江河自知歸處，牽引遠山湧出的溪流。
世間之善亦依此律，
靜靜流向——
純然喜悅的靈魂。

群星夜夜歸於天際；
潮汐終回大海。
無論時間與空間，
無論深淵或高處，
都隔不開那真正屬於我的。

第八章：臻於圓滿力量

此乃無限力量之靈。我們向它敞開多少，力量便顯現多少。「在神，凡事都能」也就是說，與神合一，則萬事皆能。力量的真諦，在於時刻與那推動萬有的源頭相連；連結愈深，人愈能超脫一切想像的侷限。

既然如此，何須四處奔波尋求力量？何必將光陰消磨於諸般修習？為何不直登山巔，卻在谷底、岔路與山腰徘徊？世上聖典皆言：人具有絕對的主宰權。然而這非指肉身之人，而是靈性之人。許多動物體型力量遠勝於人；僅從肉身而論，人實不能支配牠們。但人一旦喚醒內在高等心智、感通與靈性力量，便能取得真正優勢。

凡在物質層面無法完成之事，皆可在靈性層面完成。人愈認清自己本是靈，並依此生活，其展現的力量，便遠勝那些僅視己為物質之人。各地聖典充滿人所謂「奇蹟」。奇蹟不專屬特定時代，亦不局限於一地。歷史上並無一個與眾不同的「奇蹟年代」。凡曾在世間發生之事，只要法則依舊、力量運行，便能再度顯現。這些奇蹟，非由某種高於人類者施展；而出於那些自知與神為一體之人。正因如此，他們成為神人，更高的力量得以透過他們運行。

那麼，且問：何謂奇蹟？奇蹟便是所謂「超自然」嗎？所謂超自然，不過是更高層面的自然——確切地說，高於人日常所見的自然。奇蹟亦僅止於此。當人真正認識自己，明白靈魂與那遍在的智慧力量本是一體，便會向更高法則敞開。這些法則超乎尋常心智；一旦領會，即可運用。人們只見結果，卻因眼界所限，稱之為「奇蹟」，並將成就這些看似超常之事者，視為「超自然存在」。實則不然。任何人只要敞開自己，認識這些法則，便能看見其中潛藏的可能與力量。同樣須知：隨著演化，生命由低向高、由物質趨向靈性，昨日的超自然，將成為今日尋常自然之事。今日看

似超常的，未來亦會化為自然；如此遞嬗，各時代皆然。因此，施行看似超自然之事者，其實只是「神人」；他因體悟更高力量而超越眾人，卓然出眾。然而，凡一人類靈魂所能達到的力量，另一人類靈魂亦能達到。同一套法則，運行於每個生命之中。人可以成為有力者，亦可成為無力者。人一旦真切明白自己能上升，便必然上升；他不會有任何限制，除了自己設下的限制。總會浮到上層，因為浮升正是奶油的天性。

人常談「環境」。但須明白：不該讓環境塑造人；相反，人應當塑造環境，且始終能辦到。一旦悟及此點，便會發現：許多時候，其實無需急於脫離某個環境。或許那裡尚有未完之事。只要自身力量足夠強大，便能逐漸影響並改變周遭一切，使舊環境中，生出一整套嶄新條件。

同樣道理，亦適用於所謂「遺傳」特質與影響。人或有疑問：「真能克服遺傳嗎？」會如此發問者，其實尚未真正認識自己。若人始終相信遺傳無法超越，這些影響便往往長存不散。然而，一旦開始認清真正的自己，看見內在蘊藏的浩瀚力量——心智與靈性的能量——那些有害的遺傳特質便開始消滅；而消退之速，取決於這份自我覺悟的深淺與圓滿。

「世間無不可克服之事；
莫言你的惡習來自遺傳，
莫說某種天生性情
使你一生淒涼，
招來本不應受的懲罰。

「在父母與祖輩的血脈背後，還有偉大的永恆意志。——
它同樣是你的繼承；
強大、美麗、神聖。
是努力者通向成功的穩固支點。

* * * * *

「沒有何等崇高之境
是你無法攀登的；
無論犯下何種過失，只要仍不灰心、不停步，倚靠神安穩的杖，未來歲月中的一切勝利，都可能屬於你。

「世間沒有任何權柄
是靈魂不能抗衡的；
須知自己是永恆本源的一部分，
便無事物能抵擋你靈的力量。
靈魂神聖的繼承，
才是最珍貴的財富。」

此外，許多人一生未能活出可能的成就，正因他們不斷把自己的自主性讓渡給他人。你想成為世間的一股力量嗎？那就做你自己。莫將自己歸入某類，也別淪為人云亦云的二手之人。忠於你靈魂中最高的部分；不要受任何不基於原則的習俗、慣例或人為規條所支配。凡真正基於原則之事，心正良善的人自然都會遵行。

別將你的個體性——這最強大的力量媒介——交託給習俗與慣例。這些慣例所以存在，是因為大多數人沒有足夠力量守住自己的自主性。換言之，他們早已把自己投入「妥協的漿糊」中，成為其中一分子。正如一位偉大作家所言，此乃現代社會的特徵。你若也放棄個體性，便是在助長這不良的局面。而代價不外乎淪為奴役；久而久之，就連你竭力取悅的人，也未必再給你真正的尊重。

守住自己的個體性，人便成了主人。若同時明智而審慎，你的影響與力量就能推動世界走向更高、更善、更健康的境地。人們會因此更看重

你，更尊敬你——遠勝於投入那團「妥協的漿糊」。許多人正把自己攪和進去。當你如此立定，各階層的人都將感受你的影響。正如有人說過：「偉大的英雄氣概，能同時吸引社會各階層、各極端的人；甚至令人覺得，連狗都信服他。」

做自己，是唯一值得的事，也唯一能帶來深刻滿足的事。或許有人問：「偶爾受環境支配，不也是種好策略？」什麼才是上策？那就是自始至終，永遠做自己。

「最要緊的是忠於自己；
如同夜晚必隨白晝而來，
忠於自己，你便不會欺詐他人」

亦有人說：「當我們仰望至高者，並以原則立身，便不再受輿論或他人認可所左右；也可確信，至高者必會扶持我們。若試圖迎合他人，永遠無法真正使他們滿足；越是迎合，他們往往越苛求、越無理。生命的主宰，只在神與你自己之間。一旦生命受其他來源左右，便是走上了歧途。」當人在自身之內尋見那個國度，使心智立足於無限，人便成自己的法則，從而能引導他人領悟更高的法則——遠高於他們如今遵循、甚至常受其奴役的法則。

一旦找到這個中心，一種樸素之美便流入生命。這正是真正偉大人格的魅力與力量。於是，不再追求刻意表現，因這只是軟弱與力不足的標誌。這讓人想起有人駕著馬車，因自身不足以引人注目，便如許多懦弱之徒，用粗暴手段將馬尾鋸去，使這不自然、古怪的外形替他招來注意，吸引他自己無法獲得的目光。

然而，刻意求效的人，更多的是欺騙自己。真正有智慧與洞察者，總能看見行為背後的原因，辨出行動之下的動機。「真正偉大的人，總是自然地呈現自己，而不讓人覺得他像任何別人。」

真正覺醒於內在真實力量的人——無論男女——看似做得極少；實際上，他們完成的卻極多。

那些真切覺察內在力量的人，往往看似無所作為，實則成就甚多。他們看似無作為，是因為他們與更高力量共同運作；也正因如此，他們所成就的反而更多。他們在高等層面上運作，始終與無限力量保持完整連結，因而此力量替他們成事，而他們也從責任的重擔中解脫出來。他們是「無憂之人」。無憂，不是因為無事可做，而是因為無限力量透過他們運作；他們只需與之合作。

最高力量的秘訣，無非是讓外在的表現，與內在運作的力量合而為一。你是畫家嗎？那麼，你向內在力量敞開的程度，決定你是偉大還是平庸。靈感若超出你自身靈魂所能通達，便無法凝成恆久之形。若要接收更高的靈感，你必須敞開靈魂——完全敞開，使它直通一切靈感的至高源頭。你是演說家嗎？你越能與更高的力量相和諧，並與之協同運作，使其透過你發聲，你便越能真正塑造人心、感動眾人。若你只是運用肉體的表達能力，那你不過是一名煽動群眾者；但若你敞開自己，讓神的聲音經由你而發，以你的身體為器，你就會成為一位真誠偉大的演說家——偉大的程度，正取決於敞開的程度。

你是歌者嗎？那麼，敞開自己，讓內在的神乘著歌的靈韻傾瀉而出。你會發現，這比漫長的刻意練習容易千百倍；而在其餘條件不變之下，你的歌聲將帶來一種力量——如此沉醉，如此動人——凡聽見的人，皆難以抗拒。

有些夏日，我將小屋或帳篷搭在森林邊緣或林中。清晨將明未明之際，我有時躺在行軍床上醒著。起初，一片寂靜。接著，零星的鳥鳴此起彼落。隨黎明的色澤在天際緩緩鋪展，鳴聲愈來愈密。不久，整座森林彷彿忽然爆發，化為一場宏大的合唱。奇妙——實在奇妙。彷彿整片林木都在歌唱；彷彿每一片草葉、每一叢灌木，甚至頭上的天空、腳下的大地，

都參與在這壯麗的交響之中。我靜靜聆聽，任歌聲一波波延續。心中不禁想：這便是歌唱的學問。若我們能向鳥兒學習——若能敞開自己，讓那股力量傾流而入——人間會出現何等歌者，何等撼動人心者！

你可知道桑基先生初唱《九十九隻羊》的情景？一份有影響力的報刊記載：「不久前丹佛有場大型聚會。艾拉·W·桑基在演唱《九十九隻羊》前，講述了這首詩歌的由來，這或許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首。當時他與穆迪從格拉斯哥前往愛丁堡。途中在報攤停下，買了一份一便士的宗教報紙。車行間他隨手翻閱，目光忽然落在版角幾行短詩上。桑基轉頭對穆迪說：『我找到我的聖詩了。』但穆迪正忙別的事，一句也沒聽見。桑基沒時間為這些詩譜曲，便剪下貼進樂譜剪貼本。」

「有一天，他們在愛丁堡舉行一場格外動人的聚會。博納博士以〈好牧人〉為題講道，極具感染力。結束時，穆迪示意桑基唱詩。桑基先是想到《詩篇》第二十三篇，但那首唱過太多回。第二個念頭，是唱報紙上那幾節詩；第三個念頭立刻浮現——沒有旋律，怎麼唱？這時第四個念頭忽然來了：不管了，直接唱。」

他把詩句放在面前，手指落在風琴鍵上，張口唱了起來。旋律會如何發展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第一節唱完，全場陷入深沉的寂靜。他深吸一口氣，心想：第二節還能這樣唱嗎？他試著唱下去，竟然成功；之後再唱便容易了。當他唱完這首聖詩時，全場情緒潰堤，眾人都哭了。桑基先生說，那是他一生中最震撼的一刻。穆迪也說，從未聽過那樣的歌。此後每一次聚會都唱這首詩，不久便傳遍世界。」

當人向最高的靈感敞開自己，它永不令我們失望；若不能如此敞開，無論從事何事，都難達卓越。你是作家嗎？那麼請記住，一切成功文學作品背後，都有一條偉大的準則：觀照自己的內心，然後書寫。要真誠，要無畏，要忠於你自身靈魂的召喚。還要記住：作者所能寫出的，永遠不會超過他自身的境界。若想寫得更高，他自身也必須先成為境界更高的人。

從某種意義說，作者不過是自己的抄錄者，把自己寫進書裡；書中所能容納的，終究不會多於他自身所是。

若作者具備偉大的人格——志向堅定，情感深沉，長久向最高的靈感敞開——他的文字便會滲入一種難以言喻的元素。書頁彷彿有了呼吸，散發一股鮮活的力量。力量之盛，使讀者閱讀時，也能感受到當年作者心中湧現的同一份靈感。真正的內容，往往不在字面上，而在字裡行間。正是作者的靈，賦予作品這種力量，使一本書便能多出那關鍵的二三成分量——足以把它從「中等」提升為「卓越」。於是一百本書中，只有一本真正成功；其餘九十九本，往往連第二版也難見到。

偉大人格的作者，正是把這種靈性力量注入作品之中，使它迅速在讀者之間流傳。因為一本書若要真正廣為流傳，歸根究底，靠的都是口耳相傳。正因如此，有時一位讀者深感其價值，便會一次購買多冊，轉贈他人。愛默生說：「一首好詩會在世間流傳，將自己呈獻給明理之人；他們欣然讀它，又分享給同樣明理的鄰人。如此，此詩便吸引智慧而慷慨的靈魂，印證他們心中秘而未宣的思想，並藉由共鳴，真正將自己傳播出去。」

這一類作者寫作時，心中並不盤算作品是否會成為文學。他唯一的念頭，是直達人心——給人某種真正有生命價值的東西，使人的生命得以拓展、變得溫潤、豐盈而美；並引人走向更高的生活，在那裡發現更高的力量與更高的喜悅。而常見的情況是，只要他能真正觸及人心，作品成為文學一事，自會水到渠成，且遠勝於刻意追求。

相反，那些不敢脫離慣例、甘受成文規則束縛的人，正削弱了自己的創造力。一位近代偉大的作者曾說：「我的書應當帶著松林的氣息，回蕩著昆蟲的喙鳴。窗外飛過的燕子，口中銜著的那一根草絲，也應織入我的網中。」確實如此。與其讓書頁充滿各種寫作規則的聲音，不如讓它帶著松林的氣息，回蕩昆蟲的喙鳴。那些規則往往出自才氣不足的人，他們研

讀幾位偉大而無畏的作家，從中摘取片段，整理成冊，便據此為一切寫作立法。正如有人所說：「那些只學著把過去做過的事再做一遍的人，毫無用處；他們始終不明白——今天，本就是嶄新的一天。」

當莎士比亞被指剽竊他人原作，蘭德如此回應：「然而，他比那些原作更為原創。他向死去的軀體吹入氣息，使之重新復活。」這類人不是順著世界既有的道路前行，而是讓世界轉向他的道路。

與其受修辭規條驅策，或隨評論家褒貶起舞，我寧願只做無限神的抄錄者——這便是我最真實的稟賦。啊，眾生，眾生，總在我心底縈繞不去！但願我能贈予他們些許什麼：使日常重擔略略輕省；在此添一分甘潤，在彼添一線微光；使那粗獷幾近獸性的男子，多些思慮、多些仁厚、多些溫雅；喚醒那怯懦退縮的小女子心底沉睡的力量——那力量一旦甦醒，便勢不可擋，連她自己也要驚詫。願我能給世人一點什麼，使其真切察覺自身靈魂中的神性，以及其中所藏的豐盛、尊榮與力量。若能如此，那麼評論家的讚譽或指摘，於我便都無關緊要。縱是指摘，也不過似地面枯枝斷裂的碎響——比起和煦春風穿越蒼茫松林的浩瀚樂音，實在微不足道。

你是一名牧師，或任何形式的宗教教師嗎？那麼，你越能使自己擺脫人為神學教條的束縛，越能向神聖的氣息敞開自己，你的言語便越發帶著權威。你愈如此，便愈不必研究先知，而是直接走向成為先知的道路。這條路為你敞開，正如它始終為所有人敞開。

若你生於英語家庭，很可能便是基督徒。所謂基督徒，就是追隨基督耶穌的教導，與他所遵循的法則相合；簡言之，就是活出他所活出的生命。他全部教導的核心，正在於人與天父有意識地合一。正是耶穌完全體悟了這種與天父的一體性，才使他成為基督，擁有彼等力量；他的言語才帶著前所未有的、真正的權威。

他從未自稱獨享任何事物；凡他認為自己可得的，也認為人人可得。「耶穌所行的偉大作為，並非例外的奇蹟，而是他生命境界自然且必然的流露。他宣稱，這些事都符合不變的法則；他也說，它們並非獨一無二的奇蹟，而是一種境界的自然結果——只要人願意，人人都能達到。他自己說道，身為導師與示現真理者，未曾做任何事來證明自己的唯一神性。……耶穌的生命與勝利，開啟了人類歷史的新頁。他的降臨與得勝，標誌著人世事務的新紀元；他將一個嶄新、也更完整的理想帶到世間。當他最親近的三位門徒在某程度上窺見這新生命的真義時，便俯伏於地，因敬畏與讚歎而靜默無聲。」

正因耶穌完全覺悟自己與天父的一體性，並徹底主宰了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境遇，甚至連肉身之死亦然；又向世人指出偉大法則，對他、對我們同樣適用。因此，他為人類樹立了生命典範，是一種此時此地便可追尋的理想；若沒有他，我們恐難瞥見這條道路。一人先得勝，而後眾人皆可得勝。耶穌先在自身完全證悟此理，又向世人昭示與天父合一的大法；因此，他遂成為世上最偉大的救主。

不要把他個人本身，誤認為他的生命與教導；這種錯誤，幾乎所有偉大導師的門徒都一再犯過。若你也曾宣講一個「死的基督」，那麼——為了人類，為了基督，也為了上帝——我懷著最深切的敬意說：莫再耗費人們的光陰，也莫再虛擲自己的時日；莫以石塊代替麵餅，傳達僵死的形式，卻失落了活的真理之靈。正如耶穌所言：「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。」切勿置身其中！要像耶穌，那位活的基督一樣教導；也要從耶穌所發現的內在基督來教導。去發現它超然的美與力量，如同耶穌曾發現它；那麼，你的話語也將帶有權威。如此，你便能引領眾人也去發現它；這正是那顆無價之珠。

世上有許多傳道者，其靈魂從未真正觸及耶穌教導中飽滿的生命之靈。因而，他們無法將此生命帶給眾人，只是交付陳舊的形式、教條與種

種臆測。正是這樣的人，使教會日漸空寂。他們傾其全力，似乎只在教人如何準備面對死亡。德國有句俗諺：莫先做次要之事。如今我們真正需要的導師，是教人如何活。人必先活，而後才談得上死。事實也確是如此：一旦人懂得如何生活，並依自己所知而活，那麼我們所謂「死亡」，自會以一種極美且自然的方式完成。這也是死亡得以妥善安頓的唯一途徑。

教會之所以日漸空寂，是因為人們已倦於那些徒具空殼的事物。許多目光短淺者便動輒斷言：宗教正在消亡。宗教在消亡？都尚未真正誕生的，怎會消亡？就廣大民眾而言，宗教其實才剛要誕生；或者說，人們正開始覺醒於一種飽含生命力、落實於日常的宗教。我們才剛開始越過字句，觸及其真實而活潑的靈。宗教會消亡嗎？幾乎無從想像。宗教之於人類靈魂，正如人類靈魂之於神，同樣不可分割。只要神與人類靈魂依然存在，宗教便不會消亡。

感謝神，那些代表宗教的教條、形式、儀式與字句，正快速消逝——且從未消逝得如當下這般迅速。它以兩種方式消褪。第一，許多人厭倦了一切，甚至心生反感；寧可捨棄所有，良心不願接受徒有其表的空殼。他們將之全盤拋棄，如同初冬降臨，樹葉自然飄落。另有許多人內心正被神之氣息喚醒，在自己身上看見基督，目睹無可比擬的美與救贖之力。新生勃發，推落舊物。恰如春日樹木，將歷冬殘留枝頭的枯葉盡數推落，好讓新葉生長。這種如枯葉般死去的舊宗教，正從四面八方被掃落；目睹其消退，確實引人深思，亦令人振奮。

那些使教會漸趨空寂，以石代餅、以糠秕取代生命之糧者，暫且退下吧！把位置交給那些對更高靈感敞開、內在充滿活力之人。屆時，再度質問那些聲稱宗教已死者。「能點燃他人的，是活炭，不是死灰。」讓那些已領受神之氣息的人站上這些位置。這些人懷有對人群極珍貴而深遠的信息；並且能以動人心魄的美與力量表達出來，使靈魂傾服。屆時，人們將看見：今日零星只坐幾十人的教會，必重新滿溢，甚至容不下所有想進來

的人。「讓外殼消亡，珍珠方能顯現。」此刻我們不需要新的啟示。我們需要的，只是在既有啟示之中，重新發現生命之靈。等到時機成熟、我們真正準備好了，新啟示自然臨到——但不會提前。

「全人類靈魂所需要的，」約翰·普爾斯福德說，「並非再一次宣講那早已被接受的舊宗教，無論如何滔滔雄辯；人類靈魂需要的，是一種比過去更溫暖、更有力量的神之氣息，滲入其間，使之著迷，使之歸服。若我不為此作見證，便有負自身經驗：神聖之息契合靈魂本性的需要，正如六月清晨契合植物的生長。清晨的氣息使樹木在其中自在舒展、生長；同樣，神之氣息也讓每一個人心智依其天賦自然展開。沒有任何力量，比神之氣息更能轉動靈魂的核心之輪。整個人因此甦醒：感官成為新的感官，情感成為新的情感；其理性、情誼、想像，彷彿一齊重生。這變化遠超他所知。他會對自身潛藏的力量震驚，正被神之氣息喚醒顯現。他逐漸感到，其本性深處是個難以言說的奧秘；因此確信，未來必定蘊藏不可思議的驚奇。正是在此，我願向讀者指出一個神存在的證據，也是人類永恆希望的證據。讓神之氣息在靈魂中點燃新的春天，使深埋的生命種子甦醒，迎來天界的夏日；那時，你能從內在得到的神之證據，與外在所見的宇宙一樣清楚。的確，你內在的生命經驗、以及在神中的無限盼望，將比外在自然與世界的浮淺經驗，更切近你，也更有力量。」

宇宙之中，力量只有一個源頭。無論你是畫家、演說家、音樂家、作家、宗教導師，或從事任何志業，都須明白一件事：真正的力量之道，在於使自己與無限之力相合，使那力量得以經由你運作，不斷顯現。若做不到這一點，一切皆敗。你的工作——無論屬於何種領域——至多不過三四流；偶爾或許達到二流，但決不可能成為一流。想成為真正的大師，更是絕無可能。

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，便決定了各方面的成就。只要你仍停留在物質與智識層面，便是為自己設下界限，將長久束縛你。然而，一旦真正體悟

自己與無限的生命與力量本為一體，並向它敞開，使其經由你運行，你會發現生命已踏入全新的階段。力量將持續增長，源源而來。那時，「你的力量如同十人之力，因你的心純潔」便不再只是譬喻，而是切身的真實。

「噢，神！自榮耀的誕生之始，
我便永遠與祢為一體；
天界諸力宣告此事，
直到大地最遠的邊際。

我思及這與生俱來的不朽之權，
我的存在如玫瑰綻放；
彷彿芬芳的香雲，
在我周圍與上方瀰漫。

在 deepest 的靈之中，
我聽見一曲榮耀的歡歌；
聲音宛如天界之音，
清澈而神聖地合唱。

我又感到一股力量升起，
如同胚胎之神的力量；
一道榮耀之牆環繞著我，
將我從塵泥中高舉。」

第九章：萬物充盈——豐盛的法則

此乃「無限豐盛的靈」，此力使萬物在物質世界顯形；昔時如此，今日亦然，且將持續如此。只要真切體認到，自身與這無限力量本為一體，便如磁石，自然引來源源不絕的供給；心之所向，皆會向他湧來。

若人長久沉溺「貧乏」之念，終將陷於困頓，且往往難以脫身。反之，無論眼前景況如何，只要心中恆常安住「繁盛」的意念，某些力量便已悄然啟動；遲早，這些力量會將他帶往興盛之境。吸引力法則在宇宙間從未止息，與此相關的不變事實是：同類相引。既然我們本與萬物之源的無限力量為一體，對此體認愈深，愈能於內在喚起力量，將一切值得擁有的豐盛，帶入生命之中。如此，人便掌握了力量，能將自己所渴望的境況實現。

一切真理本已存在，只待我們覺知。當下所需的一切，也早已完備，只待內在的力量去取用、去施展。神將萬物握在手中。祂說：「我的孩子，在你一切道路上認出我；你認出我多少，活出多少，那麼屬於我的，也將屬於你。主必預備。」又說：「祂厚賜萬人，並不斥責。」凡以正確心態向祂敞開之人，祂皆慷慨賜予；然而，祂從不將任何美善之物強加於人。

「敬虔必伴隨貧窮」這種古老而頗為流行的觀念，完全沒有存在的根據；我們越早擺脫它越好。這類思想與苦行主義同源而生——當時人們深信，肉體與靈性必然對立相爭。這是對生命扭曲而片面的理解。真正的敬虔，某方面正是與真正的智慧相通。凡真有智慧之人，能善用自身被賦予的力量與能力；對此人而言，浩瀚宇宙總為他敞開寶藏之門。只要需求正當而明智，總會收到足夠的供給。當一個人體認並順應這些更高的法則，便不再受匱乏的恐懼支配。

你是否剛失去工作或職位？若讓「恐怕再無機會」的恐懼佔據心智、支配你，那麼結果往往如你所懼——長久難遇新機；縱使得著，也可能不堪其劣。無論眼前情勢如何，你必須明白：在你之內，本就蘊藏力量與能力。只要啟動這些力量，足以戰勝一切表面暫存的失去。當這些力量開始運行，你等於在心底置入一枚磁石；它會將新的職位吸引而來，且很可能遠勝從前。甚至不久之後，你也許會慶幸自己失去了舊有的一切。

要認清：在你之內運行、並透過你發揮作用的無限力量，也同時創造並統御宇宙萬物；也維繫著無數世界與星系運行。將你的思想發送出去——思想本身就是力量；當運用得當、引導得宜，將帶著難以估量的神秘能量。清晰地發出此心念：合適的工作與職位，將在適當的時機與方式來到我面前；當它出現時，我必能認出。牢牢持守這念頭，永不使之黯淡動搖。持守它，並以堅定的期待不斷滋養。如此，你等於在一份心靈的、靈性的「報紙」上刊登廣告。這份報紙不受地域所限；其傳遞不僅抵達塵世邊界，甚可遍及宇宙。只要置入得當，這則廣告的效力將遠勝任何印刷報紙上的廣告。當你愈能體認這一點，並使自己的生命與更高法則及力量和諧共處，愈能有效達成。

翻閱報紙上的招聘廣告並無不可，但別用往常的方式。先讓更高的力量開始運作，使此事立於更高的根基。拿起報紙時，心中要這樣想：若其中有值得我回覆的廣告，我一看到便會認出來。如此肯定它，相信它，也期待它。只要以此信心行事，當見到真正合適的那一則，心中自會生出一種直覺。這直覺，其實是你的靈魂在對你說話。當它開口，立刻行動。

若你得著一個職位，卻發現並非理想，且明白自己足以勝任更好的位置，那麼在踏入此職的那一刻，需確立心態：眼前處境，只是通往更好境遇的踏腳石。堅守此念頭。肯定它，相信它，期待它。同時，對你此刻所處的職務必忠實——全然忠實。若對當前的職責不忠，非但不會成為向上

攀升的階石，反而會陷入更劣的處境。若你盡心以待，也許不久之後，你便會慶幸並感謝自己曾失去舊有的職位。

這就是繁盛的法則：出現表面的逆境時，不必因此氣餒；善用它，同時始終將目光投向更好的事物、更興盛的境況。

當心智長久保持這樣的態度，一些精微、無聲而不可抗拒的力量便開始運行。當下心中所思，遲早會落實為具體的物質形態。心念本身擁有神秘力量，一旦正確播下並悉心培育，便是形成物質境況的種子。

莫將片刻耗於抱怨。把原本用於抱怨的時光，轉而展望未來，在心中一步步實現你所期望的境況。在心中反覆描繪豐盛。看見自己正置身繁盛之境。確信繁盛即將到來。平靜安然、堅定自信地確信。全然相信，毫不動搖。持續期盼——讓這份期待不斷滋養它。如此，你便將自己化為磁石，自然吸引心中所願。不要害怕提出並肯定這些事；因為這是在設立理想，而後開始化為具體的形式。此刻，你正運用宇宙中最精微也最強大的力量之一。若你深切渴望某物，並確信它於你正當而有益——能擴展生命，或增進你助人之能——那麼只需持守一個信念：在適當時機，以恰當方式，通過合適途徑，道路必將為你敞開，助你達成心願。

我認識一位年輕女子。不久前，她急需一筆錢，而且十分迫切。這筆錢用於正當之事；在她看來，自己理應得到。她已開始領悟內在力量的運作。於是，她讓自己的心境保持在方才所描述的狀態中。每日清晨，她都靜默片刻，進入寧靜，使自己的心與更高的力量相諧。就在某天傍晚，一位紳士來訪——來自她熟識的家庭。他問她是否願為該家庭做些工作。對方提出請託令她略感意外，但她在心中對自己說：「這是召喚。我先回應，再看它引向何方。」她接下了工作，並且完成得出色。工作結束時，對方付給她的報酬遠超預期。她覺得這筆錢對於自己所做的事太過豐厚，因而婉拒。

對方答道：「不。你所提供的服務，價值遠超過這筆報酬。」而她所得的款項，已綽綽有餘，足以完成她原先想做的事。

這只是善用高等力量的眾多事例之一。同時，這也給出一個清晰的教訓：不要只是袖手等待，靜待事物從天而降；而是要啟動更高的力量，並把握最先出現的機會。手邊能做的事，就去做，並要做得完善。若此工作未能令你全然滿意，仍要確信、相信並期待，它將成為通往更佳境遇的媒介。「若欲吸引世間一切美好事物，需先在心智中擁有它們，置身其中，活在其中——這正是人們誤稱為『想像』的力量。其實，一切所謂的想像，皆非虛幻；每一個想像，都是不可見世界中的實質與力量。先在心智中住進宮殿，久而久之，殿堂般的環境自會向你聚攏。但這不是哀嘆、渴望，或帶著抱怨的空想；而是在身處低谷時，仍平靜而堅持地看見自己正在上升。縱然此時只能用錫盤進食時，也要視此為確切邁向銀盤的一步。不要嫉妒，也不要向已使用銀盤之人抱怨。每一次抱怨，都從你內在力量的庫存中，抽走一部分資本。」

一位深諳內在力量運作的朋友，生活每一細節皆受其引導，曾如此建議：當你落入熊的懷抱時——即使牠正緊緊抱住你——仍要直視牠的臉，甚至報以微笑；但同時，目光須始終鎖定那頭公牛。若注意力全落在熊的動作上，公牛很可能早已離開你的視野。換言之，一旦向逆境屈服，逆境往往便反過來支配你；但若你清楚知道，自己本是境遇的主宰，能駕馭環境與條件，那麼逆境終會讓步，甚至化為繁盛的契機。當逆境來臨時，若能平靜從容地承認其存在，把原本耗費在懊悔、恐懼與不祥預感的時間，用來啟動內在的強大力量，逆境很快便會自行離去。

信念，絕對而篤定的信念，乃是真正通往成功的唯一法則。若能明白，成功或失敗其實都源於自己，而不取決於外在條件時，我們便會獲得力量，迅速把外在條件轉化為成功的助力。達到這種更高的領悟後，並使生命與更高法則完全契合，便能集中引導已覺醒的內在力量，使之向外發

出，滿載所求之物而歸。此時，自身強大到足以吸引成功，不再是遙不可及。此時，內在已建立一個穩固的中心，不必再為種種事物四處奔波；只需安居其中，便能吸引所求之境。只要堅守此中心，萬事自會如願發展。

當今世界，多數人都在尋找「實際可行」、能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方法。細探這些偉大真理背後的法則，會發現這些不僅極其實際；且在最深、最真實的意義上，幾乎是唯一真正實際的事物。

有些人常以自己極為「務實」為榮；然而不刻意強調這一點的人，反而最為務實。相反，那些總愛誇耀自己務實的人，往往最不務實。也許他們在某些方面確實務實；但從整個人生來看，卻荒謬地不切實際。

例如，一個人即使在物質上得著了全世界，卻始終不曾認識自己的靈魂，這對他又有何益？周遭無數人皆如此。他們錯過了真實的生命，連真正生活的門檻都未曾跨入。他們是奴隸——卑微的奴隸，被自己暫時積聚的財物所縛。以為擁有財富，實則反被財富驅使。他們的生命，對旁人、對世界，幾乎談不上什麼服務與貢獻。直到某日，一旦離開肉體後——這與物質世界相繫的媒介——才發現自己何等貧瘠。連一粒親手積攢的微塵也帶不走，只能赤身裸體、一無所有地踏入另一種生命形態。

人真實而永恆的財富，是種種善行、養成的品格、靈魂體認的力量，以及內在生命真正的豐盛與開展。然在物質主義者生命裡，這些幾乎毫無位置。因此，在生命真正要緊的事物上，他們其實一無所有。我們也別以為：此生養成的習慣，到了另一種生命形態就會自然消失。若有人在今生縱容狂熱癖好，別指望脫去肉體後，就會立刻圓滿。一切皆是法則；一切運行，無非因果。人怎樣播種，就怎樣收穫——不只在今生，在生生世世皆然。

若人在此世只被物質欲望奴役，在肉身消失之後，這種奴役仍會延續。而那時，他甚至失去滿足欲望的手段。習慣已深，一時難以將心轉向

其他事物；欲望仍在，卻無從滿足，痛苦反而加倍。更甚者還會看見，那曾以為屬於自己的積蓄，如今落入揮霍者手中，被肆意散盡。財產在遺贈他人後，就無權過問其用途。

因此，認定任何物質財富真屬於自己，實在愚昧。有人圍起神的大地上幾畝田，宣稱為己所有，又是何等荒謬。凡帶不走的，就不能真正稱為我們所有。來到我們手中之物，不是為了佔有，更不是為了囤積。之所以來，是為了被使用——且要被明智地使用。我們不過是受託的管理者。既為管理者，就必須為所託之物的運用方式負責。偉大的補償法則貫穿生命，運行得精確而嚴密——即使我們未必全然理解，甚至在自己生命中作用時，也未必察覺。

體悟更高生命的人，不再渴望積聚巨富；不再貪求任何過度之物。他愈認識內在的財富，外在財富就愈顯無足輕重。當他明白，自身之內有個源泉，能發出力量，使所需之物在適當時刻得以實現、來到手中，他便不再讓自己背負龐大的物質積累。因為這些積累需人長久看守、勞心勞力，反而佔去時間心神，使人遠離生命真正重要的事。換言之，他先找到了那國度；而一旦找到，其餘一切便隨之而來，且豐盛充足。

基督曾說——那位一無所有卻擁有一切的人——富人進天國之難，如同駱駝穿過針眼。意思是：若人把全部時間都耗在積聚、囤藏遠超過所需的財物上，他還有多少時間去尋找那美妙的國度？而一旦找到這國度，其餘一切也會隨之而至。那麼，哪一種更好？是擁有數百萬美元，同時背負守護與管理它的重擔——兩者總是相伴而生；還是理解那些法則與力量，知道每一項需要都會及時得到供應，凡美好之物都不會被阻隔於我們之外；我們也有能力讓所需皆有供應？

一旦進入這種更高覺知的領域，人便不願再陷入某種瘋狂，如今正牢牢控制著世上許多人。當如面對一種令人厭惡的疾病般避開。當人真正體悟更高的力量，注意力便轉向真實的生命，不再耗費於堆積龐大的財產；

因為過度的佔有，往往不是助力，反成阻礙。真正的解答在於中庸之道；人生各方面皆是如此。

財富一旦超過某個限度，便難以真正運用；凡不能運用之物，終究不再是助益，反成阻礙；不再是祝福，反成負擔。我們周遭，許多人的生命已變得萎縮而侷促。其實，他們完全可以使生命豐盛而美麗，充滿長久的喜悅——只要開始明智地運用耗費大半生所積累的一切。一個人若終其一生只知積聚，即使臨終時把一切都捐作「慈善」，也遠遠稱不上理想的人生，只是徒有其名。對我而言，將一雙再也不穿的破鞋送給需要的人，並非值得稱許；但將一雙堅固好鞋，送給嚴冬中幾乎赤腳、誠實謀生並照顧家人者，才是善行。若在贈鞋之時，我也付出自己，對方便得雙重禮物，我也獲雙倍祝福。

對於累積巨額財富者，最明智的運用方式，便是讓財富融入日常，滋養品格。生命因此逐日豐盈，不斷飽滿。終有一天，人們會把「死後留下巨額財富」視為一種恥辱。

許多人今日住著宮殿般的宅邸，但論人生真義，他們比一些無屋可棲者還要貧乏。人或許坐擁宮殿，但其生命事實上仍只是一間貧屋。

蟲蛀與鏽蝕，是自然的智慧安排，也可說是神的運作方式；它們使那些被囤積而無用之物分解、散開，重化新形，再度為用。同時有一法則始終運轉：貪於囤積者，會失去享受生命的能力，也使其一切更高的能力逐漸萎縮、麻木。

世間許多人錯失更高、更好的事物，只因緊抓舊物不放。若能善用舊物，任其流轉，新事物便有空間進入。囤積終將帶來某種形式的損失；明智的使用則帶來不斷更新的收穫。

若一棵樹像人一般無知而貪婪，緊抓今年完成使命的葉子不放，春天還會有豐盛美麗的新生命嗎？結果只會漸衰，終至死亡。若樹早已枯死，

緊抓舊葉倒也無妨，因為新葉本就不會再來。然樹中生命若仍在流動，就必須讓舊葉脫落，為新葉騰出空間。

豐盛，是宇宙的法則。若不加阻礙，每一種需要皆能得充足的供應。人應活得自然、正常：在意識中不斷體認自己與無限的生命、力量原為一體，生命便充盈而有力；於此，我們發現一切所需之物，始終豐沛。

如此，我們不再靠囤積維持富足；萬物既來，便善加運用，完成其用後坦然放下。供應便源源更新——而且比舊有之物，更契合當下的需要。如此行之，人得以親自領受「無限之善」最豐盛的寶藏；同時也使自身成為敞開的通道，使這豐盈之善流向他人。

第十章：如何成為先知聖人

到目前為止，我一直盡力公允地向你呈現這些重要真理。一切論述，皆源自我們自身的理性與洞見，而非他人之教義——即使那些教義出自受啟示之人。現在，不妨換個視角，看看世上那些偉大的思想家與受啟示的導師，如何表達同樣的真理。

你當記得，本書思想的核心只有一點：人生最要緊的事，便是清醒體認我們與無限生命本為一體，並向這神聖流注全然敞開。

基督說：「我與父原為一。」這表明他深知自己與天父的生命本是一體。他又說：「我對你們說的話，不是憑自己說的；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父成就這些事。」這表明離了天父，人無所作為；唯有與父合一，方能成就一切。他還說：「我父作事，我也作事。」換言之：父賜力量，我敞開自己，與之共同運作。

他還說：「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一切都要加給你們。」進一步解釋道：「不要說，看哪，在這裡；或說，在那裡。你們豈不知，天國就在你們心裡嗎？」依其教導，神的國與天國實為一體。既然天國在我們內在，其勸誡核心只有一個：要清醒地體認自己與父的生命為一體。體認到此一體性，人便尋見那國度，其餘一切自會隨之而來。

浪子回頭的故事，正是這偉大教誨的動人例證。浪子耗盡所有，在感官世界追逐享樂，最終發現，這些不僅無法滿足內心，反將人拖回近乎禽獸的境地。於是他猛然醒悟，說：「我要起來，到我父那裡去。」換言之，漂泊日久後，他自己的靈魂終於向他呼喚：你非禽獸。你是父的孩子。起來，歸向你的父——萬有皆在祂手中。基督又說：「不要稱地上的人為父；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，就是在天的父。」此言指出根本事實：真實生命，直接源自神的生命。地上的父母，僅賦予我們身體；而身

體不過是靈魂暫居的屋舍。真正的生命，則來自那無限的生命之源——神，我們的父。

一日，有人告訴耶穌：他的母親與兄弟在外，要與他說話。耶穌應道：「誰是我的母親？誰是我的兄弟？」繼而說：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和母親。」

許多人深受所謂親屬關係束縛。但我們當知：真正的親人，未必與我們有血緣之繫。與我們最親近者，是那些在心智、靈魂、靈性上與我們最為相契之人。甚至可能，我們最親近的人正活在地球另一端——或許至今未曾謀面。無論是在今生，或是在另一種生命形態中，我們終將彼此吸引而相遇。因有一條永不止息、從不失效的法則，便是吸引力法則。

耶穌告誡：「不要稱地上的人為父；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」這奠定了一個宏大的觀念：神為萬物之父。既然神是眾人之父，人類同胞情誼亦由此而生。但尚有一層更高的領悟：人與神本為一體，因此整個人類在本質上亦是一體。一旦真正體認此理，我們便會明白：每當我們更深覺悟自己與無限生命的一體性，每當我們向神更進一步，同時也在推動全人類走向同樣的覺悟，使他們亦能步步趨近於神。

耶穌再次指出我們與無限生命的真實關係。他說：「你們若不回轉，變成小孩子的樣式，斷不得進天國。」「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。」其所揭示真理之深遠，遠非我們至今所能窮盡。此處他教導我們：即便是肉體的生命，也不僅靠物質食物來維持；人與這無限源頭的連結程度，也決定了身體的結構與活動的狀態。「內心純淨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」換言之，凡在宇宙萬有中只認出神的人，是有福的；因為這樣的人必得見神。

偉大的印度聖哲摩奴曾說：「人在自身靈魂中，覺知一切眾生之內的至上靈魂，並對萬物皆懷平等心，便達至最高的至福。」亞他那修也曾

言：「即使我們，也可能成為以血肉之軀行走人間的神。」我們所探討的同一偉大真理，也貫穿於喬達摩佛陀的生命與教導中。他說：「人之受縛，只因未破『我』念。」消除一切分離感，體認本體與無限本是一體——這精神滲透其全部教誨。這同一偉大真理——與神本為一體——亦貫穿所有中世紀神秘主義者的生命。

再到了近代，深受啟示的先知史威登堡，亦闡明了他所謂「神聖流注」的偉大法則，以及我們如何敞開自身，令其運行。貴格會信仰與敬拜的核心，是「內在之光」——神直接在人的靈魂裡說話，其清晰程度，恰與靈魂敞開的程度相應。另一位受啟示的先知，曾與我們同住康科德，體悟到同樣的偉大真理：「我們都是通向生命大海的入口。」正是因他充分敞開自己、迎接神聖流注，他才成了受啟者。

歷覽世界歷史，但凡進入真實智慧與力量之境、從而邁向平和喜悅的男女，皆與這至高力量和諧共處。大衛之所以強健有力，靈魂湧出讚美與敬拜，全因他聆聽神的聲音，順從內心更高的引導。他若不聽，靈魂便在痛苦與哀嘆中呼喊。每一民族亦然。以色列人承認神，隨祂引領，便繁榮、滿足、強大，無人能敵。他們若只憑己力，不認神為力量源頭，我們便見其被征服、受奴役、陷絕望。

一條偉大不變的法則，蘊含在這句真理之中：「聽見神的話並實行的人有福了。」其餘一切，皆由此而生。我們依循那更高之光而活到什麼程度，智慧便達到什麼程度。

回首歷史，凡稱為先知、聖人與救世主的人，之所以能成為此等人，擁有此等力量，乃完全自然的過程：他們認出並真切體會到，自己的生命與無限生命本是一體。神不偏待任何人。祂不特造先知、聖人或救世主；祂只造人。人群中偶有人醒覺，認出自己的真實身分，明白自身生命與其源頭本無分別。活在這種一體性覺知裡，他便自然成了先知、聖人，或救

世主。神同樣不偏待任何種族與國家。沒有「被揀選的民族」。只是有時某個民族開始敬神，於是活得近似「被揀選者」。

歷史並無特殊的「奇蹟時代」或「奇蹟之地」。條件具備，奇蹟便現；無論何時何地皆然。只要相關法則受到尊重，今日發生的事與往昔並無二致。古書說，有些人為「大能之人」，是「與神同行的人」。「與神同行」正是成為「大能者」的秘密所在，這正是因果關係。

主不直接使人昌盛；人所以昌盛，因他承認主，依循更高的法則生活。所羅門曾被允選擇任何所欲之物；他明智判斷後選擇了智慧。擇智慧時，才發現智慧已含一切。有人說，神使法老心剛硬。我不信。神從不使人心剛硬；法老使自己心剛硬，人卻歸責於神。法老剛硬其心、違背神聲，災禍便隨——仍是因果。若他願聽，也就是向神之聲敞開順服，那些災禍本不會降。

人可成為自己最好之友，亦可成為自己最壞之敵。人愈與內在最高、最善的部分為友，愈能與眾人為友；人若敵視內在最高、最善的部分，終將與一切為敵。我們愈向更高的力量敞開，使其經我們顯現，就越能憑自身的感召，某種意義上成為同胞的救世主。於是，人人皆可互為救世主。循此而行，你也可能真正成為這世界的救世主之一。

第十一章：一切宗教的根本原則—— 普世宗教

我們所探討的這一偉大真理，是貫穿一切宗教的根本原則，可見於各宗教中，相互一致。這是人人皆能認同的偉大真理，無論信仰相同或相異。

世人所爭，多是瑣碎之事，只是對微末細節的個人見解。但一旦面對根本的偉大真理，總會走向一致；因為這些真理的脈絡，貫穿一切宗教與思想。爭執源於小我；共識則來自高我。

某一地區或許門派紛雜，彼此相爭；可一旦巨災降臨——洪水、饑荒、瘟疫——那些細小分歧頓時消散，人們肩並肩，投入同一件大事。那變動、演化中的小我，滋生爭端；而恆常的靈魂本體，則使眾人在愛與服務的最高志業中合而為一。

愛國本是美事。我愛自己的國家，理所當然；但何須愛己國勝過他國？若愛本國而憎他國，正顯露心胸狹隘；這般愛國經不起自我審視；若愛己國亦愛他國，方顯本性的寬宏。這樣的愛國才崇高，才堪信賴。

關於神，我們皆認同：神是生命與力量的無限之靈，是萬物之基，同時在萬物之中運行，並透過萬物而活動；祂自身即是萬物的生命。這點一切宗教、一切人皆能同意。從這一觀點出發，所謂不信者或無神論者並不存在。事實上，關於神，人們有許多說法；對其中不少說法，有人不信、有人反對，而這倒是幸事。因為即使是虔誠認真的人，也常把一些連正派男女都不願承擔的事，歸到神身上。因此，對那些不解神何以對其子女生氣、妒忌、報復的人而言，「神是無限生命」此一觀點，反倒令人安心。

諷刺的是，當人身上顯出這些負面特質，我們對其尊敬便隨之消滅；卻有無數人堅信神正具備這些低劣性情。

真誠而懇切的異端者，是真宗教最偉大的朋友。異端者乃是神最偉大的僕人，也是人類真正的僕人。基督，正是世上所曾有過最偉大的異端者之一。他從不容自己被任何既定正統教義或信條所束縛。基督彰顯的是普世性的典範。施洗者約翰則代表個別性的典範。約翰穿特定的服裝，食特定的食物，屬特定的教派，在特定的地區生活與教導；且他清醒自知：自己必衰微，基督必興旺。反之，基督全然不為自己設限。他不受任何事物捆綁，是絕對普遍的，因此，其教導並非只為那個時代，而是放諸各時代。

我們共同認識的偉大真理，是人類生命的基石，亦是貫穿所有宗教的金線。在將此置於生命至高之位時，便會發現，那些細微的分歧、狹隘的偏見、可笑的荒謬，都因微不足道而自行消退。於是，猶太人可以在天主教大教堂中敬拜，天主教徒可以在猶太會堂中敬拜，佛教徒可以在基督教教堂中祈禱，基督徒可以在佛寺靜心。或者，人人都能自在地在自家爐邊、山坡上、在日常生活的奔忙中敬拜。因為真正的敬拜，只需神與人的靈魂，不依賴特定的時間、季節或場合。神與人，在叢林間、在任何地方，皆可相遇。

這便是普世宗教的偉大基本原則，眾人皆能認同。這是恆久不變的偉大事實。當然，有許多事情無法達成共識。但這些都是個人的、非本質的事物；隨著時間流逝，自會逐漸消散。若不解此真理，例如基督徒會問：「不是基督蒙受啟示的嗎？」是的，但他並非唯一蒙受啟示者。佛教徒也會問：「不是佛陀蒙受啟示的嗎？」是的，但他也非唯一蒙受啟示者。基督徒問：「基督教《聖經》豈不是啟示而成？」是的，但還有其他蒙受啟示的經典。一位婆羅門或佛教徒問：「《吠陀經》豈不是啟示而成？」是

的，亦有其他蒙受啟示的聖書。你的錯，不在於相信自己的經典出於神啟；而在於不明白其他經典同樣出於神啟——這正顯出你那可笑的局限。

一切神聖經典、一切受啟之作，源頭其實只有一個——神。神藉著向祂敞開的靈魂發聲。啟示有深有淺，取決於靈魂向神之聲敞開的程度。希伯來經典中一位受啟的作者說：智慧乃神大能的氣息；歷世歷代進入聖潔的靈魂，使人成為神之友，也成為先知。

切莫讓自己狹隘、局限、偏執，以為無限的神只在某一時代，只在此星球的一隅，向極少數兒女顯現。神並非如此行事。正如基督徒《聖經》所言：「我真看出，神並不偏待人；在各國之中，凡敬畏神、行公義的人，都蒙祂悅納。」

一旦真明白了這一點，便曉得：人奉哪種宗教形式，其實差別不大；真正重要的，在於是否忠於其中的根本原則。愈不執著於自己，愈熱愛真理，就越少想改變他人的想法，反而更願幫助他們，循著最適合自己的路體悟真理。中國人說：「吾師之教，唯誠而已。」深究之，這正是所有大師的教誨。

一切宗教最根本的原則其實相同。差別只在細處，源於人內在開展程度的差異。有人常問我：「你信什麼宗教？」哪一種宗教？其實只有一種宗教——活生生之神的宗教。人們依各自的理解，形成種種信條與教義，但那都只是枝節。靈魂愈開展，這些差異便愈顯得微不足道。世上固然有許多被稱為宗教的體系；然而從根本說，宗教其實只有一個。

一旦忽視這重大事實，人就脫離真正宗教充滿生命的靈，轉而受制於外在形式。四周於是築起一道道籬障：既隔開他人，也阻礙自己領悟普遍真理。凡真正的真理，必然普遍；不普遍的，不足稱為真理。

世上只有一種宗教。波斯經典中的一位受啟作者寫道：「無論我走哪條路，終都匯入通向祢的大道。」又說：「神鋪開的地毯何其廣闊，所賦

予的色彩何其美麗。」佛教徒說：「純淨之人尊重一切信仰形態。此教不分尊卑，不論貧富；如天空容納萬物；如流水洗滌眾生。」中國人說：「胸襟廣闊者，在不同宗教中看見同一真理；心胸狹隘者，只看見彼此差別。」印度教徒說：「狹隘之人問：『此人是外族，還是我族？』但心中有愛者，視天下為一家。」又說：「祭壇之花，種類繁多；敬拜之心，終歸為一。」又說：「天界如一座宮殿，門戶眾多；人可循各自道路而入。」基督徒說：「我們不都是同一位父的兒女嗎？」又說：「神使萬國同出一血，使他們居於大地之上。」一位近代先知說：「往昔對人靈魂有益者，天父已示古人；今日對人靈魂有益者，祂此刻便揭示。」

詩人丁尼生寫道：「我夢見自己一石一石築起一座神聖殿堂。它既非塔廟，也非清真寺，亦非教堂；卻更崇高，也更簡樸。大門長開，迎接天界每一縷氣息。於是，真理、平和、愛與正義安住其中。」

在真正的意義上，宗教是人類靈魂所能體驗到最喜悅的事。當領悟到真正的宗教，它必成為平和、喜樂與幸福的力量；絕非陰沉、愁苦與板著面孔。那時，宗教將吸引所有人，無人遭排斥。願我們的教會領會這些偉大真理，把時間與心力用來引導人認識真正的自己，認識自己與無限神的關係，以及自己與祂的一體性，便會湧現喜悅。人群將湧向教會，多得幾乎使牆壁難以容納；歡樂的歌聲也不斷流出，使人們愛上這種能落實於日常生活的宗教。也正因此，才是真實而有生命的宗教。衡量一切宗教，只有一個標準：能否應對人生，能否應對此時此地的日常生活？若經不起這考驗，它便不是真正的宗教。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落實日常、關照今世的宗教。把時間耗在其他事物，不只是徒然，甚至更糟。我們此刻所活的，正是永恆生命；只要善待每日臨到的每一段時光，便是善活此生。若做不到這一點，其他一切也都落空。

第十二章：覺知最高的富足

也許有人會問：要如何達到這種體悟，能不能說得具體一些？其中的道理真切而動人；但要如何在自身真正體悟，並活出它所帶來的美妙成果呢？

方法並不困難，唯有自己使它困難。關鍵只有一個字：敞開。敞開你的心智與內心，讓神聖流注進入。這股力量一直在等待；門一開，便自然湧入。如同開啟水閘。上方的水庫，一旦閘門拉起，水流便順著渠道奔騰而下，灌溉下方田地。水的本性便是如此；只要不再阻擋，自會流入。若要明白自己與這無限生命、無限力量的關係，要體悟與它的一體性，最要緊的只有一句：認清你與它本是一體。首先，需要敞開的心智與內心，讓自己進入能夠承接的狀態；其次，是誠摯而迫切的渴望。

開始時，每日不妨抽出片刻，沉入寧靜，浸入靜默。暫且遠離感官世界的紛擾。在這寂靜之中，獨自與神同在，保持一顆領受的心。平靜、安然、帶著期盼地渴求：讓這份體悟臨入並充滿靈魂，便會在你的心智中顯明；隨之，你也會在全身感受到其力量。你愈是向這力量敞開，愈能感受到一股靜謐、平和而明亮的力量。它調和身體、靈魂與心智；也使這三者與世界重歸和諧。此時，你正站在山巔，神的聲音正向你說話。而當你從山巔回到日常，也要將這份體悟隨身攜帶。無論醒著、工作、思考、行走或入睡，都活在其中。如此一來，縱不能長駐山巔，你仍能活在這份覺知中，反覆回味山上獲得的一切美好、啟示與力量。

此外，終有一日，即使身處繁忙的辦公室，或喧囂的街道，你也能只憑收攏心念，進入內在的寂靜，並清楚地知曉：無論此地或他方，那無限生命、愛、智慧、平和、力量與豐盛的靈，始終在引導你、守護你、扶持你。這就是持續祈禱的真義，不住的禱告；就是認識神，與神同行，在內

心尋見基督。這就是新生，是第二次誕生。人先在自然層面出生，然後在靈性層面重生。於是，人脫下舊人亞當，穿上新人基督。這便是得救，進入永恆生命，無論信念或信仰形式如何；因為認識神，便是進入永恆生命。《甜美的將來》將成為昨日之歌；我們要唱出一首新歌——《美麗永恆的當下》。

這種體悟，你我今天、此刻、此分此秒都可以進入；只要我們真心渴望，並立志如此。只要我們現在轉向正確的方向，終有一天便會進入這圓滿體悟的全部光輝。人若面朝山峰，持續前行，無論步伐快慢，總會抵達。但若面朝方向不對，也不肯舉步，便永遠到不了。歌德曾說：

「你若認真，就把握此刻：凡你能做的，或夢想自己能做的，立刻開始。勇氣之中自有才華、力量與魔力。唯有投入，心靈方愈燃愈熾；著手行動，事業才能完成。」

年輕的喬達摩·悉達多說：「我已覺醒，證悟真理，決意完成使命——我必成佛。」正是這份決心，領他走上覺者之路，並在此生證得涅槃。他教導的是：此時此地，人人皆可實現同樣的體悟與生命。他也因此成為千萬人的光明傳遞者。

年輕的耶穌說：「你們豈不知，我必須做我父的事嗎？」他以此為畢生大願，並獲得了完整透徹的覺知：我與父原為一。於是，他在今生便充分體認天國。他同樣教導：此時此地，人人皆可實現同樣的體悟與生命。他也因此成為千萬人的光明傳遞者。

若論實用智慧，遍尋宇宙，最切實的教誨是：「你們要先求神的國與祂的義，其餘的一切都必加給你們。」依照前面所說，凡向真理敞開、誠實面對自己的人，都會明白其中的根本原因，並看見其背後的偉大法則。

我所識之人中，許多都已覺知自身與無限生命的一體性，並全然向神聖指引敞開，真切進入天國之境，是這偉大真理最美妙、最具體的明證。

他們的生命不僅整體方向受此引導，連日常每一細節亦然。他們活在清晰而持續的體悟中——自己與這無限力量本為一體，並不斷與之和諧共振。因此，他們始終活在天界之境。萬事皆顯豐足，從不匱乏；供應總與需要相稱。他們從不困惑該做什麼，或該如何去做。他們的生命，是無憂的生命。之所以無憂，是因為他們始終清楚：更高的力量正在引導一切，自己無須承擔主導一切的責任。若細述其中一些人的經歷——尤其是此刻浮現於我心中的兩三位，或覺不可思議，甚至如同奇蹟。但我們要記得：一人能體悟的，人人也都能體悟。這其實才是自然而正常的生命；凡體悟更高法則、並依其生活者，終將以此為常。這只是讓自己進入那貫穿宇宙的神聖秩序之流；一旦歸入此流，生命便不再沉重跋涉，而會日復一日自然前行，如潮汐流轉、星辰循軌、四季更迭般。

生命中一切摩擦、不確定、疾病、痛苦、恐懼、預感與困惑，皆源自同一原因：人與宇宙的神聖秩序失去和諧。只要仍與其相違，困擾便會不斷湧現。逆潮而行，艱難又不穩；順潮而行，則藉自然浩力，從容安穩。當人清醒體認自身與無限的生命原為一體，便進入那神聖秩序之流。與無限和諧，人亦與萬物和諧——與周遭、與天上、與整個宇宙和諧。更重要的是，人終於與自身和諧：身體、靈魂與心智彼此調勻，渾然一致。這和諧一旦建立，生命便趨於豐盈完整。

感官生活不再主宰奴役人。肉體受心智節制，心智又受靈性光照。於是生命不再是許多人經歷的貧乏單薄，而成為三重圓滿的存在——身體、靈魂與心智同時展開，充滿美，不斷湧現新的喜悅與力量。生命的重要解答，在於中道：既非苦行禁欲，亦非放縱濫用。萬物皆可為用；唯有善用，方能盡享其益。

活在更高體悟中，感官並非被棄置不用，而是愈發完善。身體逐漸擺脫粗重滯鈍，變得質地細緻、形態輕盈，感官也自然敏銳。一些尚未察覺的能力，便逐步顯現。如此，人以自然而正常的方式進入超意識領域，更

高的法則與真理遂向我們顯露。達至此境界後，便不需再揣測某人是否具洞見與能力；我們自己便能親知。也不再憑他人的傳聞引導眾人；我們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，也唯有如此，言語才有權威。人若未達至相應境界，許多事是無法理解的。正如經文所言：「凡願遵行祂旨意的人，自會明白這教義。」普羅提諾斯曾說：「心智若欲見神，須本身成為神。」當我們能領悟這些更高法則與真理時，也會成為覺者，成為真理流向他人的通道。

當一個人真正明白這更高覺醒能帶來什麼，無論走到哪裡、與誰相處，他將感召眾人，點燃他們心中那份與自己同源的力量。人的生命時時都在向外發散影響。生命如何，影響便如何。正如花朵，各有其香。玫瑰將芬芳吐納空中，所有近傍之都為之一振，受其靈魂的香澤所振奮。毒草亦散氣味，卻刺鼻難聞，既不舒暢，亦不勵人；久留其旁，甚至令人不適，乃至致病。

生命層次越高，其流溢的力量越能鼓舞助人；層次越低，其持續散發的影響越顯有害。每個人都在散發一種氣息——或有益或有害。

航行於印度洋的水手常說，有時未見島嶼，便已知陸地將近。因為檀香木的甘美芬芳，早已隨風遠飄，在遼闊海面彌散。可見，靈魂如此在體內運轉，行走四方時，便有一種精微而無聲的力量自你身上散出。人人皆會感覺到，並在不知不覺中受其影響。你所到之處，帶來啟迪，散播祝福；於是朋友與眾人會說：「他的到來，為我們家帶來平安與喜樂；我們歡迎他的到來。」當你走過街頭，無數疲憊困頓、辛酸之苦的男女，也會忽然感到一絲神聖觸動，心中甦醒新的渴望與生命。就連路旁的馬，也會轉過頭來，以一種奇異、如人一般的渴望目光望向你。這正是人類靈魂所具有的精微力量。當人的靈魂澄明通透，使神得以透顯時，便會有如此微妙的力量。此時此地，我們便能活出這樣的生命，是多麼足以令人欣然高歌。而當人真正踏入此生命時，心中將響起這樣的歌：

「啊，我立於偉大的永恆之中，
萬物於我皆顯神聖；
我食天界的嗎哪，
我飲天界的美酒。

在明耀的虹光裡，
我看見天父的愛；
凝望那輝映交融的色彩——
緋紅、蔚藍與金輝。

在一切歡唱的明麗飛鳥中，
在一切盛開的美麗花朵裡，
它們以芬芳迎人，帶來甜美香氣的祝福；

在晨曦壯麗的色彩中，在夜色華美的光輝裡，啊！我的靈魂沉醉於狂喜，我的感官迷失於這光明之境。」

當人清醒而完整地體認到，自身與無限的生命與力量本為一體，恆常安住於這份覺知，其餘一切自會隨之而來、水到渠成。正是這種體認，使人得見那般的壯麗、美妙與喜悅——唯有與無限力量相通時，方能真正領受。人雖行走於大地，卻已親歷天界最豐厚的寶藏。此乃將天國降至人間，或者更準確地說，把人間提升至天國。於此境中，軟弱無力轉為剛強；憂傷嘆息化為喜樂；畏懼與不祥之兆融作篤定；漫長渴盼凝為真切實現。人遂臻至圓滿——平和、力量、豐盛，俱在其中。

這便是與無限契合。